

南
雷
文
定

前集

後集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南 雷 文 定

前集 後集 三集

(三)

黃 宗 羲 撰

南雷文定後集目錄

卷一

明名臣言行錄序

先師蕺山先生文集序

寒邨詩稿序

山翁禪師文集序

沈昭子耿巖草序

姜山啓詩序

靳熊封詩序

萬祖繩七十壽序

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

永樂寺碑記

小園記

答萬貞一論明史歷志書

卷二

一七

大學士碩膚孫公墓誌銘

兵部左侍郎蒼水張公墓誌銘缺俟補入

大學士文靖朱公墓誌銘缺俟補入

謝時符墓誌銘

朱止谿墓誌銘

鄧起西墓誌銘

顧麟士墓誌銘

顧玉書墓誌銘

參議礪礎閣公神道碑銘

卷三

三二

贈編修弁玉吳君墓誌銘

雪蓑閔君墓誌銘

謝時禋墓誌銘

封庶常陳君墓誌銘

參政籲之邱公墓碑

陳乾初墓誌銘

編修陳怡庭墓誌銘

提學來菴袁公墓誌銘

周子佩墓誌銘

陳夔獻墓誌銘

卷四……………五三

張仁菴墓誌銘

徐瘦菴墓誌銘

毛淇僊墓誌銘

姜夫人墓誌銘

錢忠介公傳

陳令升先生傳

職方司郎中大垣靳公傳

戴郁山傳

南雷文定後集 目錄

書錢美恭尋親事

施恭愍立後議

姚江春社賦

南雷文定後集卷一

明名臣言行錄序

餘姚 黃宗羲 天泮撰

史之爲體。有編年。有列傳。言行錄。固列傳之體也。列傳善善惡惡。而言行錄善善之意。長者是乎。然非皎潔當年。一言一行。足爲衣冠之準的者。無自而入焉。則比之列傳爲尤嚴也。今徐子之爲是錄也。博採兼取。一善之長。必錄。無暇窺見至隱。以朱子之嚴。尙有議其范平章。竇內翰。之不應入者。徐子毋乃長於知君子。而短於知小人乎。雖然。徐子之意。固有在也。徐子身逢喪亂。顧當世愚儒無知。不足以備一郭。瑣瑣朱墨。徒供全軀保妻子之用。世智限心。風塵破膽。田僮竈婦。且窺其底裏。何況盜賊是故。守尾生。孝己之信於盜賊。而施張儀。蘇秦之詐於君父。破城陷邑。智窮不能自免。則以亡鹵降人爲究竟。遂使天網毀紊。地紐凋絕。普天相顧。命懸晷刻。嗟乎。顧安得事功節義之士。而與之一障江河之下乎。古之君子。有死天下之心。而後能成天下之事。有成天下之心。而後能死天下之事。事功節義。理無二致。今之君子。以偷生之心。行嘗試之事。亦安有不敗乎。徐子是錄。大約不出於事功節義二者。其閒事功有大小。節義有勇怯。亦視其本領之闊狹。有盡有不盡耳。要不可爲無與於此者也。以是求之。顧亦未嘗不嚴也。夫事功必本於道德。節義必原於性命。離事功以言道德。考亭終無以折永康之論。賤守節而言中庸。孟堅究不

能逃蔚宗之譏。三百年來。堂陛之崇嚴。城邑之生聚。邊鄙之干陬。至於末造。清議不衰。明之爲治。未嘗遜於漢唐也。則明之人物。其不遜於漢唐明矣。其不及三代之英者。君亢臣卑。動以法制束縛其手足。蓋有才而不能盡也。徐子亦嘗尙論其故乎。近時僞書流行。聊舉一二。如甲申之死。則難以俘戮。如陳純德等。逆閹之難。則難以牖死。如丁乾學等。楊嗣昌喪師誤國。冬心詩頌其功勞。洪承疇結怨秦人。綏寇紀張其捷伐。高官美謚。子姓私加。野抄地志。纖兒信筆。此錄出。庶幾收廓清之功矣。

先師蕺山先生文集序

先師之學在慎獨。從來以慎獨爲宗旨者。多矣。或識認本體。而墮於恍惚。或依傍獨知。而力於動念。唯先師體當喜怒哀樂一氣之通。復不假品節限制。而中和之德。自然流行於日用動靜之間。獨體如是。猶天以一氣進退。平分四時。溫涼寒燠。不爽其則。一歲如此。萬古如此。卽有愆陽伏陰。釀爲災祥之數。而終不易造化之大常。慎者。慎此而已。故其爲說。不能不與儒先牴牾。先儒曰。意者心之所發。師以爲心之所存。人心徑寸閒。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不然。大學以所發先所存。中庸以致和爲致中。其病一也。然泰州王棟。已言之矣。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變。意有定向而中涵。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動之處。單單有箇不慮而知之靈體。自做主張。自裁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閒撓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則是有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矣。若云。心之所發。教人審幾於動念之初。念旣動矣。誠之奚及。師未嘗見泰州之書。至理所在。不謀而合。

也。先儒曰：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孟子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因所發之情，而見所存之性；因所情之善，而見所性之善。師以爲指情言性，非因情見性也；卽心言性，非離心言善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在斯道在，離器而道不可見。必若求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前，幾何而不心行路絕。言語道斷，所謂有物先天地者，不爲二氏之歸乎？又言性學不明，只爲將此理另作一物看，如鐘虛則鳴，妄意別有一物，主所以鳴者，夫盈天地間止有氣質之性，更無義理之性，謂有義理之性，不落於氣質者，臧三耳之說也。師於千古不決之疑，一旦拈出，使人冰融霧釋，而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亦旣如粉墨之不可掩矣。昔者陽明之良知，與晦翁之格物相參差，學者駭之。羅整菴、霍渭崖、顧東橋斷斷如也。然一時從遊者，皆振古人豪，卒能明其師說，而與晦翁並垂天壤。先師丁改革之際，其高第弟子如金伯玉、吳磊齋、祁世培、章格菴、葉潤山、彭期生、王元趾，祝開美一輩旣已身殉國難，皋比凝塵，曩日之旅進者，才識多下。當伯繩輯遺書之時，其言有與雒閩齟齬者，相與移書請刪削之。若惟恐先師失言，爲後來所指摘，嗟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此如成周王會，赤奕陰羽，棗幣獻書，而使三家學究定其綿叢耳。昔和靖得朱光庭所抄程子語，以質程子。程子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和靖自是不敢復讀。古之門人不敢以燭火之光，難於太陽。今之門人乃欲以天漢之水，就其蹄涔，不亦異乎？王顥菴先生視學兩浙，以天下不得覩先師之大，全爲恨。捐俸刻之東浙，門人之在者，義與董瑒、姜希轍三人耳。於是依伯繩原本，取其家藏底草，逐一校勘，有數本不同者，必以手蹟爲據，不敢不慎也。高忠憲云：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皆

無甚透悟。有之無所增損也。讀先師之集。當有待之而興者矣。顓菴先生之惠後學。豈小哉。

沈昭子耿巖草序

昔在嵇太守淑子署中。一時名士刻其詩文者。咸盡其底蘊。最後得鎮海樓碑讀之。因謂淑子曰。此韓陵山一片石也。徐渭不得孤行矣。自是始知有先生姓名。後三年。邂逅先生於許使君座上。目之曰。此作鎮海樓碑者。然是時先生不及文章。而談理學。又數年再見先生。先生亦不及文章。而談史學。余於是知先生之文章。本之經以窮其原。參之史以究其委。不欲如今人。刻畫於篇章字句之間。求其形似而已。宋景濂論文。謂漢唐二三儒者。其於文或得皮膚骨骼。獨宋室學統數先生。得文之精髓。而爲六經孔孟之文。先生論文。謂學統數先生。於天人性命經制度數之說。固窮其源而抉其幽。誠非漢唐儒者之文所及。若就文章之能事。而衡之以質文終始之變。則漢唐儒者。蓋有專長以相勝。其爲論不同如此。余近讀宋元文集數百家。則兩說似乎有所未盡。夫考亭象山伯恭鶴山西山勉齋魯齋仁山靜修草廬。非所謂承學統者耶。以文而論之。則皆有史漢之精神。包舉其內。其他歐蘇以下。王介甫劉貢父之經義。陳同甫之事功。陳君舉唐說齋之典制。其文如江河。大小畢舉。皆學海之川流也。其所謂文章家者。宋初之盛。柳仲塗穆伯長蘇子美尹師魯石守道淵源最遠。非汎然成家者也。蘇門之盛。凌厲見於筆墨者。皆經術之波瀾也。晚宋二派。江左爲葉水心江右爲劉須溪。宗葉者以秀峻爲揣摩。宗劉者以清梗爲句讀。莫非微言大義之散殊。元文之盛者。北則姚牧菴虞道園。蓋得乎江漢之傳。南則黃潛卿柳道傳吳禮部。蓋出於僊華。

之窟。由此而言。則承學統者。未有不善於文。彼文之行遠者。未有不本於學明矣。降而失傳。言理學者。懼辭工而勝理。則必直致近譬。言文章者。以修詞爲務。則甯失諸理。而曰理學興而文藝絕。嗚呼。亦冤矣。余老屏空山。先生不鄙而屬定其文。余卒卷而嘆曰。當元之修遼金宋史也。其史官最著名者。歐陽元。揭傒斯。張養浩。宋褰。蘇天爵。今之修明史。其史官最著名者。亦不數人。先生其眉目也。先生之文。清深整雅。畜而始發。閒事摹畫。而隅角不露。何其似蘇伯修也。先生之修明史議。與伯修之三史質疑同也。先生之開澹杭州支河運河碑記。與伯修之江浙行省浚治杭州河渠記。又同也。其他金石之文。扶植名教。無弗同者。伯修爲靜修再傳。則知先生之文。出於學統無疑矣。

寒邨詩稿序

寒邨之詩出。人皆笑之。卽知之者。亦謂其在江門定山之閒。而不喜之。以其不似唐也。余以爲惟寒邨始可以言唐詩矣。似不似之論。所以去之更遠。古今之言詩者。多不從受病之處。徒抄販共流注之害。此其說之所以愈長也。近時疏敕諸家。莫如牧齋。然知白沙之爲詩人。而深怪定山。猶是執呂以毀律也。痛惡者竟陵。稍寬者公安。夫竟陵公安。豈能自別爲家。竟陵學王孟而失之者也。公安學元白而失之者也。根孤伎薄。不過流注之害耳。詩之爲道。從性情而出。性情之中。海涵地負。古人不能盡其變化。學者無從窺其隅轍。此處受病。則注目抽心。無所絕港。而徒聲響字脚之假借。曰此爲風雅正宗。曰此爲一支半解。非愚則妄矣。上天下地曰宇。古往今來曰宙。自有此宇。便不能不宙。今以其性情下徇家數。是以宙滅宇也。

又障其往來者而使之索是非於黃塵。是以宙滅宙也。今人論詩。大概如是。寒邨之性情。瀚汰秋水。表裏霜雪。故其爲詩。不必泥唐。而自與唐合。有識者。自當相遇於心理所得。則余言亦贅矣。

山翁禪師文集序

歲乙酉。余遊雲門諸寺。至平陽。山翁開山經始。坐未定。卽出其文集六冊。屬刪爲四冊。入夜秉燭相對。閱數卷而止。未卒業也。壬戌。余復至平陽。時天岳繼席。出其先師所謂百城集者。命刪之以終前諾。明年天岳詣余於黃竹。申之以幣。老嫺因循。忽忽三年。頃見直木堂詩。經久胡不報。綠樹護鶻鷃。是責余之爽約也。有自山曉來者。亦以爲言。夏月北窗。蜀山青翠。勉爲削筆。旣而嘆曰。世無文章也久矣。而釋氏爲尤甚。釋氏以不立文字爲教。人亦不以文章家法度律之。故今日釋氏之文。大約以市井常談。兔園四六。支那剩語。三者和會而成。相望於黃茅白葦之間。以爲甕中天地。章亥之所不步也。讀之者。亦不審解與不解。疑其有教外微言。落於麤野之中。蟬螻在東。莫之敢指。嗟乎。言之不文。不能行遠。夫無言則已。旣已有言。則未有不雅馴者。彼佛經祖錄。皆極文章之變化。卽如楞嚴之敍十八天。五受陰。五妄想。與莊子之天下。司馬談之六家指要。同一機軸。蘇子瞻之溫公神道碑。且學華嚴之隨地湧出。皎然學於韋蘇州。覺範學於蘇子瞻。夢觀學於楊鐵崖。夢堂學於胡長孺。其以文名於一代者。無不受學於當世之大儒。故學術雖異。其於文章無不同也。奈何降爲今之臭腐乎。雖然。亦儒者有以開之也。明初以文章作佛事者。無過宋景濂。其爲高僧塔銘。多入機鋒問答。雅俗相亂。試觀六朝至於南宋。碑釋氏者。皆無此法。虞伯生尙謹守。

之至景濂而一變。堤決川奔。則又何所不至也。山翁之詩文。亦不免於堆垛妝點。然稱情而出。當其意之所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既不顧人之所是。人之所非。并不顧己之所是。所非。喜笑怒罵。皆文心之汎濫。如是。則於文章家之法度。自有不期合而合者。奚有於習染之淺淺者乎。山翁之弟子山曉。天岳。皆覺範圍至之亞也。視余此刪。當有憬然會於心矣。

姜山啓彭山詩稿序

天下皆知宗唐詩。余以爲善學唐者。唯宋。顧唐詩之體不一。白體。崑體。晚唐體。白體。如李文正。徐常侍。兄弟。王元之。王漢謀。崑體。則楊劉之西崑。出於義山。二宋。張乖崖。錢僖公。丁崖州。其亞也。晚唐體。則九僧。寇萊公。魯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遙。趙清獻之輩。凡數十家。至葉水心。四靈。而大振。少陵體。則黃雙井。耑尙之。流而爲豫章詩派。乃宋詩之淵藪。號爲獨盛。歐梅。得體於太白。昌黎。王半山。楊誠齋。得體於唐。絕。晚唐之中。出於自然。不落纖巧。凡近者。卽王輞川。孟襄陽之體也。雖鹹酸嗜好之不同。要必心遊萬仞。瀝液羣言。上下於數千年之間。始成其爲一家之學。故曰。善學唐者。唯宋。明初以來。九靈。鐵崖。缶鳴。眉菴。之餘論未泯。北地起而盡行抹殺。以少陵爲獨得。撥置神理。襲其語言事料而像之。少陵之所謂詩律細者。一變爲麤材。歷下。太倉。相繼而起。遂使天下之爲詩者。名爲宗唐。實禘何而郊李。祖李而宗王。然學問稍有原本者。亦莫不厭之。百年以來。水落石出。而臥子猶吹其寒火。顧見絀於艾千子。陽距而陰從。自後詩文。稍刊其脂粉。而爲學未成。天下不以名家許之。其間公安欲變之以元白。竟陵欲變之以晚唐。虞山

求少陵於排比之際。皆其形似。可謂之不善學唐者矣。吾越自來不爲時風衆勢所染。當何李創爲唐詩之時。陽明與之更唱迭和。未幾棄去。何李而下。嘆惜其未成。不知其心鄙之也。太倉之執牛耳。海內無不受其牢籠。心知徐渭楊珂之才。而欲招之。徐楊皆不屑就。太倉遂肆其譏彈。而徐楊之名。終不可掩。顧昧者。以鄉邑二十年之聞見。妄謂吾越無詩。越非無詩也。無今日之假唐詩也。又何異飲狂泉者之怪國君。穿井而汲乎。山啓淵源家學。其述祖德詩。駸駸入於大雅。應酬登臨之作。自有王謝氣象。以之名世。不難也。昔陳後山答秦少章書。謂於詩初無師法。少好之。積以千計。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稿而學焉。故後山之詩。斷自三十一歲以後。夫後山三十歲以前。詩亦超軼精詣矣。後山何爲而去之。山啓年未三十。其進當未有量。余故以學詩之源流告之。使不爲時風衆勢所惑也。

靳熊封詩序

從來豪傑之精神。不能無所寓。老莊之道德。申韓之刑名。左遷之史。鄭服之經。韓歐之文。李杜之詩。下至師曠之音聲。郭守敬之律歷。王實甫關漢卿之院本。皆其一生之精神所寓也。苟不得其所寓。則若龍攀虎跋。壯士囚縛。擁勇鬱遏。空憤激訐。溢而四出。天地爲之動色。而況於其他乎。靳使君天才飈發。少攻舉子業。拘於例不得就試。其胸停書史。無所發洩。乃一寓之於詩。故其爲詩。富豔精工。仍不失平淡清夷之骨。將使寒郊發幽。鬼賀破咽。而又礪之以新安之山水。元英虛谷之詩蹟。次第模索。蓋駸駸乎而未有已也。百年之中。詩凡三變。有北地歷下之唐。以聲調爲鼓吹。有公安竟陵之唐。以淺率幽深爲祕笈。有虞山

之唐。以排比爲波瀾。雖各有所得。而欲使天下之精神。聚之於一塗。是使詐僞百出。止留其膚受耳。使君未嘗循一家之門戶。時而律呂相宣。則豫章失其派。時而言近指遠。則王孟闕其牖。時而行空角險。則北征南山啓其塗。其精神所注。如決水於江河淮海。衝砥柱。絕呂梁。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方今禮樂將興。其作爲雅頌。以鳴一代之盛者。舍使君其誰適歟。

萬祖繩七十壽序

萬貞一從京師致書。屢以其家先生壽序爲請。夫京師文章之淵藪也。顧沾沾一老生之言。何足爲重輕。豈以其久故歟。壬申之冬。余始交文虎。履安。兩先生。是時祖繩年十六。讀書西皋。蓋所謂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者也。從錢忠介學制藝。稱爲高第弟子。場屋氣習。不用力古作。而更竄易於時文。不訂經史本處。而求故事於時文。祖繩求理於大全。求法於大家。原原本本。當時未之或先也。逮更喪亂。此志不衰。旌旗亂野。飛火壓城。人方竄針孔以自匿。而祖繩書聲琅琅。猶出戶外。人以此笑之。此一時也。馳驅南北。蕭然四壁。讀書更萬卷。無一字用。乃從道士郎堯生。學老氏法。久之自詔有得。蒙存淺達。誠不如參同悟真之有倫脊矣。又一時也。令子貞一。聘入史館。彌綸一代。一時同被徵者。出入靡定。而貞一八年不調。專董其事。天下皆知有萬氏之學。嘗讀宋景濂集。當時所聘修元史者。極天下之選。飲酒賦詩。視之如在天上。而景濂之父蓉峯處士。一時名公。皆有詩祝誦。今日祖繩。卽異時之蓉峯處士也。人生文字之榮。得此足矣。萬氏之門。文章風教。爲衣冠瞻矚。又一時也。祖繩亦思七十年來。變燧迴星。不過俄頃。而所歷流變如此。去

歲過逸老堂。余所選文集。祖繩抄之等身。余篋中墜落。反從祖繩抄之。祖繩之好學。不因所歷爲流變。萬氏詩書之澤。當方長而未艾也。

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

天子旣誅逆奄。表死節之忠臣。祭葬贈蔭。卹典咸備。御史袁鯨。請於京城。建祠一座。以慰忠魂。楊漣。周順昌。黃家諱。李應昇等各家子弟。追塑遺像於祠中。順天府春秋祭享。詔曰。可。於是死節最著者。十三家。有司奉旨立廟於鄉。皆名曰敕建。先忠端公祠。卜地邑西之西石山。爲呂氏書室。有長松峭壁。用官價百金買之。是時我鄉奄黨最多。而以逆案拾遺歸者。北科糾拾某官。癸亥京察降級。乙丑以後。遂爾登級。光祿無匠。何以冒殿工。而加級非夤緣捷徑。何以越歲而正位奉常。內有通天之孫杰。外有納賄之崔逆。同視劉宗周。正人也。惟恐出而阻之。移宮一案。何罪乎。疏請榜示。以爲戒。勢尤桀驁。與其同黨。蹴私人出而爭地。東浙士大夫。皆爲之不平。馮留僊。馮鄴僊。劉瑞當。陸文虎。萬履安。馮元度。會祭祠下。其文刺我邑縉紳。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而以黨奄自旌也。奄黨憤甚。又使其前爲方從哲之門客。狐鼠遊說。爲一邑風水攸關。必須改卜。戴山劉先生爲書以告當事曰。不佞白安先生之未亡友也。請以螳臂當之矣。久之而後定。而同黨亦知爲拾遺者所誤。咋舌而死。紹興推官陳子龍。銘其麗牲之石。春秋常祭之外。巡按蕭奕輔。喬可聘。左光先。海道許彥。儀部周鑣等。路有經由者。皆以特羊告廟。賦詩憑弔。改革之際。羣盜滿山。官兵惜爲營房。抽椽壤壁。未幾而傾覆矣。有司致祭無所。罷享者四十年。創痛如積。今天子纂修明史。追數明

室之亡。在於天啓。昔伍員之諫夫差也。謂二十年之後。吳其爲沼。當員之諫時。爲魯哀公元年。至二十二年。其言始驗。而越滅吳。先公之諫熹宗。爲甲子歲。至乙酉而明亡。亦二十二年。故先公絕命詩。錢塘有浪。胥門目。不特痛其遭遇如員。而於國家興亡之數。亦前知之矣。魄感精動。虛塵可數。當知緯候爲小道耳。王顯菴先生。督學浙中。以仁義束世教。行部東浙。表章啓禎忠節。立六賢講院。而以先忠端公爲首。又考圖經。知先忠端公故有祠宇。今雖蕪廢。顧先朝敕建。不可不復。乃卽其故里。老屋三楹。肖像存舊。丙寅二月。下丁教諭沈君煜將事。風和日美。俎豆靜潔。故老見之。泣下沾襟。蓋先公被逮。在丙寅三月。今歲復在丙寅。而祀典之舉。適相邂逅。不可爲非數也。祠堂當三江之口。元柳貫有連延黃竹浦之詩。剡水西流。藍溪南注。姚江東去。至此而合。迺易之戴九靈之遺蹟在焉。北望陸放翁之蜀山。南觀李信之雙瀑。名山大川。藥房蕙帳。於此乎。於彼乎。徬徨上下。死而不亡者。庶幾其或遇之。

永樂寺碑記

去余居六七里而近。有龍山永樂寺。大江橫其東。蜀山峙其右。迺易之所謂姚江東去。蜀山青之地也。蜀山者。陸放翁入蜀記云。興國軍富池。有小石山。自頂直削去半。與餘姚江濱之蜀山。絕相類者。卽此幽潛奇特。爲山水勝處。淳祐閒。鐵崖禪師志先。與其徒士懷。寶潛。建報慈菴。景定請於朝。賜名永樂寺。卒皆塔於寺之東偏。後四年。曾孫時敏。景星。蘊玉。復補所未備。鐵崖與丞相史嵩之友。時敏。嗣法佛鑒範。一時飽參久證。咸來依止。咸淳七年八月庚寅。立碑於寺。傳至正宗。匡當元至元己卯。正宗能文。好客。建水竹居。

日吟咏其中。初正宗主龍興之上藍。金華柳道傳提舉江西儒學。暇日過從。甚相好也。後二三年。道傳受代還里。而正宗亦謝事歸龍山。道傳自金華扁舟訪之。宿留是山幾一載。相對賦詩。其見集中者。古詩二律。詩五七言各一。其律詩連延黃竹浦。隱見白龍堆。指余所居之地名也。詩皆刻石。篆三大字於堂。臨別著龍山古蹟記一卷。道傳之門人戴九靈。避地慈谿之花嶼鳳湖。其於寺棲止尤數。而詩亦最多。懷舊維故。句甚悲涼。正宗再傳。爲天甯禪師仲猷闡明太祖以高行僧召至南京。尋奉旨使日本。畢事歸奏。詔許歸隱山中。當其使日本也。太祖及宋景濂皆有詩送之。仲猷建歸菴於寺左。蓋以得歸爲幸。仲猷善鼓琴。又建二蘭齋。其記之者。卽九靈也。洪武乙卯。滑伯仁宋無逸登其山巔。滑詩有登臨重九日。感慨百年心之句。正德癸酉。陽明先生與王世瑞許半圭蔡希顏朱守中徐曰仁流連信宿。賦詩於此。曰仁因記其事。茲山窮鄉僻壤。自淳祐至正德數百年間。而名蹟之夥如此。乃不知廢於何時。萬歷庚申。西緒纘。重建佛殿。老屋數間。支撐於盲風苦雨之中。香燭無主。雲水莫視。德如行過而憫之。軍持不借。蕭然露宿。苦力三年。屢笠雲委。聿興工作。穹殿中峙。軒廡回旋。有齋寢以安禪寂。有門闥以謹啓閉。有方丈之室。有香積之廚。魚鼓鐘磬。牀第臥具。凡寺制之所宜有者。燦然畢備。又置僧田三十餘畝。功成而師亦老矣。余自有識以來。閭里之間。但見邨落。日消一日。今之犂鋤所及者。皆昔之井竈也。至於僧居。屈竹道傍。未幾而環堵矣。未幾而棖桷矣。汙邪市井。未嘗擇地。塵坌滿室。但供邨婦里老之遊息。頃余修志。僧會司上冊。餘姚一邑之內。菴院凡一千三百有奇。而古刹如明眞正覺蓮峯明因慶善等。皆廢爲荒隴。卽如武林之辯才龍

井、烏窠孤山，皆非故所。奇地湮沒，不知凡幾。然則私創之盛，古刹之衰也。每見古德於名賢過化之跡，必極力護持，真淨之青松社，惠勤之六一泉，皆是也。天地閒清淑之氣，山水文章，交光互映，雪泥鴻爪，不與劫灰俱盡耳。今德如莊嚴名勝，且欲考水竹居、二蘭齋、歸菴，一一復其故處，亦可謂之不俗矣。顧德如尙以參學未究爲歉，余以爲使德如而盡參學之願，不過一杖一拂。夫一杖一拂之與一椽一瓦，皆非佛法，誠能護持名蹟焉，知不有如正宗、仲猷其人者，將來似續於此乎？余每過寺，念泰定閒，先州判茂卿先生於此置田講學，徘徊久之，德如因求記以垂永遠。年來求文者，不能悉應，顧余女徽音居鄰其地，數以爲請，余老矣，學殖荒落，尙恐收拾不盡也。

小園記

黃竹浦軒之西，有隙地，縱二尋而強，橫三尋而弱，辟以爲園，用樹花木，不過八九株而已。因買瓦盆百餘，以植草花、水僊、艾人、芳洲、洛陽茉莉、真珠、烟蒲、石竹、辣椒、苦蕒、金燈、銀合、黑牛、紫燕、虎刺、蛇牀、鈴兒、鼓子、忘憂、含笑、庭莎、路杞、秋羅、似翦、荷包、象形、康成書帶、徐公劍脊。濃則牡丹芍藥，淡則春蘭秋菊，藥品瑣碎，皆爲芳草。施以人工，則桃、李、梅、杏、金松、線柏，屈其千霄之姿，下同弱卉。至於麗春、款冬、丈紅、段錦、鴈來、燕麥、紫茱、秋棠、斷腸、洗手、紅姑、虞美、叢生砌下，遞換隣閒，非盆盎之所收拾也。昔黃石齋先生爲先忠端公書庾子山小園賦，遂取揭之軒中，而以名園。夫子山之園雖小，猶得欹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以吾園較之，不能十之一，無乃非其類乎？雖然，小大何常之有？子山之園，視章華、銅雀、謝靈運之山居，沈約之郊居，

千百中不及一二。故謂之小。而吾之園。又不及子山。因子山之小而小之。昔傅長虞小語賦。糠粒爲舟。針孔自匿。蘇子美詩。托身螟兩睫。卜都牛一毛。是萬物之數。尤有小於吾園者矣。郭象曰。統大小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大小。則雖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試爲之拔棘排牆。藍水東流。戴九靈痛哭之詩蹟也。石窗南峙。劉綱樊夫人乘雲而狡獪者也。西望。則虞仲翔注易之露未乾。北眺。則陸放翁之奇峯突兀。此則子山之所不能有也。今人之誚固陋者。曰兔園策。兔園策。乃徐庾之體。非鄙朴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兔園者。小園也。天下之固陋。有如余者乎。則余之名此園也。固宜。

答萬貞一論明史歷志書

承寄歷志傳。監修總裁三先生之命。令某刪定。某雖非耑門。而古松流水。布算籀籀。頗知其崖略。今觀歷志。前卷歷議。皆本之列朝實錄。崇禎朝則本之治歷緣起。其後則三歷成法。雖無所發明。而採取簡要。非志伊不能也。然崇禎歷書。大概本之回回歷。當時徐文定亦言西洋之法。青出於藍。冰寒於水。未嘗竟抹回回法也。顧緯法雖存。絕無論說。一時詞臣歷師。無能用彼之法。參入大統。會通歸一。及崇禎歷書既出。則又盡翻其說。收爲己用。將原書置之不道。作者譯者之苦心。能無沈屈。某故以說四篇。冠於其端。有明歷學亡於歷官。顧士大夫有深明其說者。不特童軒邢雲路爲然。有宋名臣多不識歷法。朱子與蔡季通極喜數學。乃其所言者。影響之理。不可施之實用。康節作皇極書。死板排定。亦是緯書末流。祇有一沈括號爲博洽。而春秋日食三十六。又爲衛樸所欺。有明眞度越之矣。某故於歷議之後。補此一段。似亦不可。

少也。來書謂去其繁冗者。正其謬誤者。某之所補。似更繁冗。顧關係一代之制作。不得以繁冗而避之也。以此方之前代。可以無愧。然前代顧亦有未盡善者。前代歷志。雖有推法。而立成不能盡載。推法將焉用之。如元之授時。當載其作法根本。令後人尋繹端緒。無所藉於立成。始爲完書。顧乃不然。讀其歷志。又須尋其端門之書。而後能知歷。是則歷志無當於歷也。崇禎歷書。所列恆年表。周歲平行表之類。猶之未來歷也。其推交食。有太陰距度表。黃道九十度表。太陽距赤道表。視半徑表。南北高弧表。視差表。時氣簡法表。太陰實行表。食分表。蓋作者之精神。盡在於表。使推者易於爲力。今既不可盡載。而徒列推法。是則終於牆面而已。某意欲將作表之法。載於志中。使推者不必見表。而自能成表。則尤爲盡善也。顧某衰病。舊學荒落。又加之以來期迫促。無以慰三先生下問之意。心竊愧焉。

南雷文定後集卷二

碩膚孫公墓誌銘

順治丙戌六月二十四日。孫公碩膚卒于海外之滄洲。滄洲尋爲界外。殊絕內地。康熙乙丑。還滄洲于定海。其孫訥渡海載公柩歸葬。燭湖蓋公墓之不作寒食者四十年矣。余與公共事時。膺力方剛。今癘殘頑鄙不死。始得銘公之墓。公諱嘉績。字碩膚。燭湖先生孫。應時之後。五世祖燧。巡撫江西。右都御史。死宸濠之難。謚忠烈。高祖墀。尙寶司卿。曾祖銘。上林苑監丞。祖如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恭。父札。工部郎中。妣胡氏。屠氏。俱封太淑人。公刻苦爲學。業舉子。以才稱。登崇禎丁丑進士第。授南京工部主事。時徐忠襄爲應天府丞。爲公分別邪正。開張聞見。公從捧手而受之。本兵聞其名。調爲職方司郎中。適有風塵之警。傅城閉壘。皆不測其進止。公曰。此不難知。當俟後隊南下耳。旣而果然。高奄起潛。求世廕。公覆疏格之。起潛恨甚。烈廟于觀德殿。較閱軍器。譏之下獄。會石齋先生逮入。上怒其面折。意欲殺之。廷杖而入獄門。襍被藥裏。一切撫攔。公徹已服用。遇之甚謹。稍閒從而受易。凡與先生通往來者。楊嗣昌皆指之爲福黨。因取同獄黃文煥。文震亨等。及公難治之。多睡眊戟手。以分涇渭。公獨曰。昔黃霸之在獄。受經于夏侯勝。史傳以爲美談。今又何必諱乎。同事者皆愧其言。清獄詔下。司寇徐忠襄遂出公。踰年。起爲九江道僉事。未上而國變。乙酉。大兵東渡。郡邑望風迎附。然數百年故國。一旦忽焉。當是時。人心恒擾未定。但觀望未敢先發。

公方買書築室。欲老泉石。而書卷橫胸。利害智力。倉卒不暇較量。閏六月九日。於空然無恃之中。創爲卽墨之守。黃鐘孤管。遂移氣運。東浙因之立國一年。顧不可謂無益。興亡之數。血路心城。豈論修短。陳壽卽仇諸葛。不能不紀蜀漢。宏範雖逼崖山。未嘗不稱二王。從來亡社。雖加一日。亦關國脈。此說蓋在成敗利鈍之外者也。當公丁丑赴試。縣令梁佳植。夢公廷對第一。榜發不驗。及卒滫洲。適葬張信墓道之南。信固明初之第一也。前定之矣。東浙歷官左僉都御史。東閣大學士。公生萬歷甲辰九月十四日。配陳氏。封夫人。子延齡。中書舍人。從亡海外。歷官司農。孫男六人。訥。州同知。訓。諤。諸生。誠。諡。孫女幾人。其一嫁太學生黃正誼。卽余子也。公詩法孟王。其文集散失。止存數十首。此外則五世傳贊存直錄。銘曰。越唯忠烈。抗節武廟。嘉靖名臣。文恪爲邵。萬歷三宰。正色清簡。光熹之際。文恭是顯。大厦已傾。一木血指。明之世臣。嗚呼孫氏。

謝時符先生墓誌銘

君諱泰階。字時符。謝氏爲定海盛門。其先系出平江。宋建炎進士字。知定海。因家焉。五傳爲元至正間。高安令嗣謙。又五傳。爲明福建僉事琛。琛弟璵。生廷華。廷華生贈參政維甯。維甯生贈參政大綸。大綸生四川按察使渭。則君之父也。母張淑人。夢垣星入懷而生君。君生而穎異。強記絕人。從按察使公於京邸。朝士往還。便能揖讓。應對於其間。背誦所常課書。娛情談笑。見者無不奇之。弱冠舉童子試第一。已而按察公入蜀。君家居讀書。一日見孤鶴集於塔頂。蔓聲天末。君不覺淚下如雨。亦不自知其何心也。未幾按察

計聞人以爲孝感所致。三年丙舍。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固爲謝氏之家史矣。君方架學區中。斟酌當世。王路非遙。而金衡委御。玉斗宵亡。君遂滅影桂庭。躬耕於柴樓之野。雲間徐闇公。張子退。避地海濱。與柴樓左近。款狎相過。抵掌指畫。繼之以章皇痛哭。樵牧見之。不知此數人者。一日而哀樂屢變也。當是時。兵戈銷鑠。斗米三百錢。流寓羸露。君節縮擔石。與之公其饑飽。蓋有王英孫主唐林義士之風焉。亡何而燼黨阻山。野無甯處。闇公從亡。君亦徙居郡城。甬之名士。萬泰。董守諭。董德偁。董德偕。皆新當失職。以耿介自置。得君而喜甚。聽雨之夕。聯句之章。未嘗不與偕焉。丁亥冬。滌師闌入。甬之好事者多死。君之友范兆芝。爲所連染。君脫之於劍鉞。以爲君之才。固無所不可也。君雖不爲世用。而燃脂瞑寫。弄墨晨書。藏之緋裘。不以示人。臨卒。悉括所著譏火之語。其子曰。吾寄身弋釣。無關天壤。紙筆遂多。苟不化爲烟雲。恐作災祥耳。嗟乎。亡國之戚。何代無之。使過宗周而不憫黍離。陟北山而不憂父母。感陰雨而不念故夫。聞山陽笛而不懷舊友。是無人心矣。故遺民者。天地之元氣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與。士之分。亦止於不仕而已。所稱宋遺民。如王炎午者。嘗上書速文丞相之死而已。亦未嘗廢當世之務。是故種瓜賣卜。呼天搶地。縱酒祈死。穴垣通飲饌者。皆過而失中者也。君之所處。爲得中矣。或者以君之焚書爲惜。夫鄭思肖之心史。鐵函封固。沈之井中。是時思肖年四十三耳。至七十八歲而卒。當其沈之之時。與君火之之時。其心一也。蓋皆付之烏有耳。思肖豈望三百五十六年之後。其書復出而行於世乎。心史斷手。其餘年三十有五。亦不聞別有著撰也。自有宇宙。祇此忠義之心。維持不墜。但令淒楚蘊結。一往不解。原不必以

有字無字爲成虧耳。君之子孫可置無悲。君生於萬歷丁未三月六日。卒於順治庚寅二月十日。娶劉氏。投畚偕隱。宗黨賢之。其生也。後君一年。正月十日。其卒也。後君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合葬于邑之樂家樓。山子四人。長歸昌。歷知固始。碭山。德化三縣。次熾昌。次禹昌。皆諸生。次殷昌。壬子舉人。孫六人。緒遠。緒進。緒述。緒遴。緒選。緒育。孫女七人。曾孫二人。初君爲熾昌。聘滄州張氏女。魯王次滄州。道閉不通。君夢張女納於王宮。覺而記其事。登候濤山焚之。及滄州破。君已棄世。熾昌亦改聘。歸昌渡海。詎張女存亡。張女無恙。異時張父欲納之王。相國張公不可而止。始知君夢之爲冥契也。相國所居雪交亭。與張氏鄰。相國殉節亭下。從死者骸骨相撐拄。歸昌捃摭置大甕中埋之。立石書張相國墓。歸而告於君廟。所以承君之志也。乙丑正月。歸昌命緒遠來乞銘。八月。余自吳門返。吾友萬斯選。又書來速。乃銘曰。採藥何許。候潮山。蠹日之出兮。以晞吾髮。日之沒兮。以寄吾哭。前有謝翱。君固其族。閩閩隱隱。終古如昨。水耶哭耶。問諸海若。

朱止谿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嘉徵。字岷左。號止谿。爲朱文公十六世孫。鉉仕兩浙通判。卜居武林。其子澆。又遷海寧。遂爲海寧人。曾祖高明。知縣。浙祖國柱。父贈推官學禮。先生受學於老儒鍾鴻穎。已與曹吏部元方。讀書靈隱山者十年。先生故多病。厲志爲學。而不知病之去體也。是時坊社最盛。而先生主持其間。捧銅槃而按指者。徧於三吳。崇禎壬午。舉於鄉。明年會試中副榜。兩都尋沒。先生亦無意於功名。而名高爲累。學使者檄署會。

稽學教諭亡何。徵書除四川敘州府推官。兵火之後。城隍半墮。官廨俱淪瓦礫。令其家僮伐木轉石。編茅爲屋。與居民雜處。一切以安靜治之。草寇竊發。酌定團練機宜。控扼要害。撫勦兼用。擒賊首吳天民。平白應龍之亂。督撫以此能之。時居民離散。一城不過十數戶。先生一意招來。從四圍回者。一百二十戶。從烏蒙回者。一千三百五十三戶。又贖難民一十六戶。于是川中稍稍有足音矣。明末推官新安洪某。死于亂兵。其子起。三十年奔喪。莫知其處。先生爲之訪問。故老得之。城南七里山麓。資其妻孥以行。宜賓俞令仁和人。死已二十餘年。其子俞綱。萬里尋親。先生哀之。有言其初亂時入烏蒙。後不復見。先生移文遣手力導綱至烏蒙。函骨以出。脫驂歸葬慶符。邑紳何源。爲川南富室。邑令交結於源甚厚。土寇縛令以去。令得逸。求源贖其妻子。源贖之歸。令反以此。謂源通賊。揭之巡撫。先生忿然不平。見巡撫頌其冤。源始得雪。蓋先生守其初志。終不敢以政事自見。激發宦情。而惻隱之心。隨地湧出。人亦莫得而掩也。方先生初至僚友燕集。卽問杜工部草堂安在。明日往遊。中有故友正告曰。足下書生。夫吏有吏之事。何及此。爲少頃言及風土。先生不禁慙然曰。僕從川北來。川西經途千里。青燐白骨。纍纍出草間。非復人世所聞見。我輩莅茲土者。作何生聚。故友笑曰。正恐自顧有勿暇耳。人莫不笑先生之迂。不知先生鴻冥之志。方笑其襟襟。耳在官六年。乃自免歸。先生喟然嘆曰。茲行亦自不惡。其入蜀也。過潼關。望嵩華。攀老子繫牛之樹。其出蜀也。灩澦馬脊。巫峽猿聲。無非奇地。但恨奚囊收拾不盡耳。歸來以著書爲事。取漢魏六朝三唐樂府詩集。審聲辨體。樂府以風雅頌分之。詩以興比賦通之。倣卜子夏詩序例。明其大旨。以示勸懲。題曰廣序。復

選兩漢至明。凡二十二代之詔令奏疏。彙爲一集。曰經世書。昔文中子續六經。而今亡矣。先生所著。卽續詩續書之意也。花晨月夕。吟咏閒作。而天復假之以一子三孫一媳一孫女。皆能詩。故先生偶唱一章。閉門而和者。便有六人。藝苑以之爲美談。當事求詩文者。無虛日。先生亦不苟作。唯一應縣志之請。浙江通志。則不赴也。所著有止谿文集二十卷。詩集三十卷。道遊堂詩集四卷。川南紀游詩八卷。樂府詩集廣序一百卷。古詩系十卷。經世書一百六十卷。生於萬歷壬寅正月初五日。卒於康熙甲子二月十八日。年八十三。配吳氏孺人。子一人。爾邁。太學生。孫四人。曰灝。曰淳。曰治。皆太學生。曰濬。孫女三人。長芬。適諸生蔣世昌。餘在室。曾孫五人。桓。楸。模。槩。余自丙辰得交先生。剪燭論文。亦且五年。而先生每歉然不自得。夫先生隱約前朝。際此亨運。亦稍稍有以及物。乃若多此一出者。豈亦魯齋不欲立碑之意歟。爾邁於古文辭有名。求余銘先生幽石。予不敢不信也。銘曰。

鏡湖詩酒。蜀中金石。風流蘊藉。止谿宦蹟。續詩續書。河汾彷彿。白首青燈。窮年兀兀。源遠流長。文公之澤。代惟十六。居鄰海若。康流經術。止谿文業。

鄧起西墓誌銘

君名大臨。字起西。別號丹邱。常熟人。鄧黻曾孫。黻舉於鄉。以母老。不上春官。及母歿。服闋。黻仍不上。曰。吾向以母在不往。今往是利母之歿也。時稱爲真孝廉。起西幼孤。稍長。卽能力學。從遊於江陰黃介子。甌祺。歲乙酉。江陰城守不下。介子與其門人起兵竹塘。應之。起西募兵於崇明。事敗。介子亡命淮南。以官印印

所往來書爲人告變。捕入金陵獄。起西職納橐籥。獄急。介子以其所著小遊仙詩。圖中草授起西。坐脫而去。當事戮其尸。起西號泣守喪。鋒刃之中。贖其首。聯之於頸。棺殮送歸。有漢楊匡之風。當時稱介子之門。有徐趨。鄧大臨。趨則抗節而死者也。起西師死之後。遍走江湖。欲得奇才劍客而友之。卒無所遇。遂佹僚而死。聞者傷之。當辛丑。余讀書雙瀑院。起西來訪。雙瀑萬山之中。人跡殆絕。起西何以知之。問其所自。曰。甬東。視其所肩之行囊。纍纍有道士印數十顆。曰。吾已竄身爲黃冠矣。唱和旬日。與之偕至武林。起西上玉皇山去。甲辰。余至虞山。起西以其精舍館我。款對數人。張雪崖。顧石賓。皆其道侶也。隨訪熊魚山於烏目。訪李膚公於赤岸。皆起西導之。比余返棹。起西送至城西楊忠烈祠下。涕零如雨。余舟中遙望。不可爲懷。然不意其從此不再見也。嗟乎。桑海之交。士之不得志於時者。往往逃之二氏。此如縛虎之急。勢不得不迸裂。而倒行逆施。顧今之逃於釋氏者。鐘鼓杖拂。投身濃豔之火。是虎而就人之象。其威盡喪。起西之在元門。苦身持力。無異於全真之教。有死之心。無生之氣。以保此悲天憫人之故。我無愧師門。卽鄧牧。張雨。亦不願爲是谷音中人物。然而世眼易欺。禪師語錄流通。頗不寂寞。世無杜清碧。起西名氏。已自銷沈。乙丑。余過崑山。顧景范以所作鄧丹邱傳屬余誌之。當今日而有舉及起西者。恐此外更無人矣。銘曰。門生守喪。不避犴狴。東漢以來。此風如洗。誰其嗣之。黃門高弟。防風一節。足概全體。

顧麟士先生墓誌銘

科舉之學。限以一先生之言。此如詩之有律。詞曲之有九宮。詩雖不盡於律。而非律則不名。唐詩九宮卽

未必降鬼神。而非九宮則無以諧聲。故字而析之。不厭其離也。比而同之。不厭其複也。顯名一門。粥粥然循牆而走。信傳過於信經。所謂有司之尺度也。顧昧者欲劑量他儒之說以入之。排纂而不安。不知書院場屋之學。各自有溝澮耳。數百年以來。推明其義者。大全以外。蔡虛齋之蒙引。陳紫峯之淺說。林次崖之存疑。其書獨傳。以其牛毛繭絲。於朱子之所有者。無餘蘊。所無者。無僂入也。然而各自成書。意或駢拇。辭或枝指。又百年而麟士先生者出。融會諸書。削其繁蕪。抉其隱伏。名之曰說約。自說約出。而諸書俱廢。博士倚席而講。諸生帖坐而聽者。皆先生之說也。當是時。海內有文名之士。皆思立功於時藝。張天如以註疏。楊維斗以王唐。艾千子以歐曾。僅風尙一時。惟先生之傳久而不衰。奈何世不說學。摘先生之書。存其二三。仍以先生之名書者。附註四書之上。此如推歷者不通算學。而以歌括定分至閏朔耳。家有其書。人習其傳。竟不知此外更有何物。不特經史之學亡。而先生之學亦亡矣。先生姓顧氏。諱夢麟。麟士其字也。別號織簾。太倉之雙鳳里人。吳丞相醴陵肅侯雍之後。醴陵三十九世孫昌始遷雙鳳。又二世從龍爲先生之父。母陳氏。夢石麟而生。故以爲名。少爲諸生。以高第廩於學校。中崇禎癸酉。副榜。援例入太學。辟舉令下。巡撫張國維欲以先生應詔。先生力辭之。集三吳名士與楊子嘗爲應社。其文雅馴。爲時所宗。是時坊社最盛。而名於天下者。復社。幾社。與應社而已。巡按祁彪佳。兵備宋繼登。凌義渠。咸以賓禮待先生。方岳貢守松郡。屢欲招致一見。不可得。及奉嚴旨始往。送之明州。錢肅樂來守太倉。造廬相款。遣子弟受業。然先生未嘗有所干請也。桑海以後。斷跡城市。客授汲古毛氏。與孝廉陳瑚。舉白鹿洞規行之。曉筆暮詩。

一寫性眞。不假粉墨。最其平生所著。四書說約二十卷。詩經說約二十八卷。四書十一經通考二十卷。織簾居文集四卷。詩集四卷。譚藝錄二卷。中庵瑣錄一卷。雙鳳里志八卷。生於萬歷乙酉三月十三日。卒於順治癸巳十一月二十日。年六十九。又七年。葬於吳塘之原。子一人。諸生涓。其詩文皆稱於世。癸亥歲。余在武林。涓以所作行略。丐余爲誌。遲之二年。余雖衰病。不敢負此一諾也。銘曰。

六經之垂。如侯之布。射者千夫。聽其自遇。降而場屋。衆矢俱措。累黍一家。其書無數。離多合少。等於烟霧。以形取影。虛齋之註。而陳而林。共飲法乳。約說後起。經生寶庫。垂髫粉子。亦知楊顧。制科不改。瓣香同炷。

顧玉書墓誌銘

天啓時。逆奄暗干閭位。翦除社稷之臣。乙丑六人。丙寅七人。烈皇登極。其孤子皆訟冤闕下。敘其爵里年齒。爲同難錄。甲乙相傳。爲兄弟。所以通知兩父之志。不比同年生之萍梗相值也。然余家東浙。俄逢喪亂。載翼榛梗。四方之音塵殆絕。歲甲辰。始至姑蘇。與周氏兄弟。悽愴話舊。尋至虞山。顧玉書來會。訪李膚公於江陰之赤岸。不遇。丙辰。余在海昌。寓書於吳江周長生。當年同集闕下。初離外傳。遇事周章。長生爲之提揭。欽愛之情。至今歷然。長生旋卽謝世。然猶及見此書。壬戌。魏州來求其父翰林子一誌銘。余因發其沈屈。四月。周子佩來拜先忠端公墓。八十老人。千里命駕。閭里以爲祥怪。乙丑。余汎吳舫。遂主周氏。而周氏子弟多才。殆逼前良。於其座上。見顧宗俊者。爲玉書之子。流落可念。且以其父墓誌銘爲請。玉書名麟生。世爲常熟人。父大章。陝西副使。諡裕愍。妣蔣氏。封安人。玉書志氣豪邁。好讀書。年十五。裕愍遭逆奄之

禍及烈廟昭雪死事而裕愍以封疆一案爲逆黨把持止於贈官玉書赴闕頌冤天子詔法司改定爰書宜興者裕愍之門人其再相也玉書入其幕中起廢蠲逋清獄薄賦四事玉書頗與聞之虞山故與宜興涿鹿善宜興心欲起涿鹿而衆論不同姑徐之以觀其變虞山遂致書宜興云閣下含宏光大致精識微具司馬公之誠一寇萊公之剛斷而濟之以王文正之安和韓魏公之宏博目今起廢爲朝政第一至如涿鹿餘不具論當年守涿之功屹然爲畿內保障豈可一旦抹掇尙浮沈啓事乎往見子丑之際持局者過於矜愎流爲歆側一往不返激成橫流此正今日之前車也玉書見之訝其翻逆案也年少氣盛不顧利害以其書洩之於外舉朝大譁虞山聞而恨之後十年玉書有家難虞山不能忘情幾置之死因徙居吳門家世膏粱驟承貧薄玉書不以芥意惟言有兩恨事苟得暴白卽死亦無憾其一魏子一當國變之日語所知曰吾不難一死然不爲徒死遂巡僞命約唐通赴難而身任內應某日以草場舉火爲驗通爲子一心交也三遣人而通不報知事無成始作絕命詞投繯而死今不原本末而置之六等之列冤矣其一逆案楊維垣宏光時納貨至巨萬大兵至貨重不得行乃市三棺中書爲已柩旁二柩殺妾以實之夜半負重出城爲劫者所殺南都父老歷歷能道之無知者目爲死事維垣一生狡獪猶得行之死後冤矣嘗致書如皋冒辟疆諄諄辯之嗟乎玉書可謂不忘其父者也詩文有進履齋簷草娶葛氏河南按察使魯生女子宗昌宗隆宗元宗達宗俊壻趙延史戴泌錢祖熙陳國鼎蔣汝楫陸孫繩李琪芳周旦齡王文南皆諸生旦齡卽周忠介公之孫也銘曰

壬午之冬。余與玉書同出燕京。童清馬閑。顧盼生姿。王國之楨。曾未幾何。憔悴江湖。紅米折鐺。虞山之陽。短碑數尺。不平者鳴。

參議閣公神道碑

公諱世科。字伯登。別號礪礎。其先太原人。至公之祖雙溪。徙於淮右。雙溪四子。而覺吾以明經爲上。猶掌故。惠吾以舉人爲狄道令。公則覺吾之長子也。登萬歷甲辰進士第。授湖州府推官。湖濱巨浸。多盜賊。治以嚴苛。始辦。故一案之中。破壞每至十數家。公奉職循理。解其繁密。民甚便之。有豪右誣人死罪。公疑之。精神所注。通於夢覺。神語諄諄。卽時判結。戊申水災。民死者過半。公與郡守陳幼學。發廩勸分。盡所以救荒之術。故民雖饑而不怨。湖多秀民。而經術不足。公禮姚承庵以爲大師。其說時與朱文公相出入。學者始知穿穴經旨。以求自得。是時郡守治尙威嚴。而公濟之以寬。故兩人深相得。郡以大治。行部至蕭山。其縣有盜藪。經百年無發覺者。公荒閱而得之。紹興庫藏。爲胥吏乾沒者盈萬。會稽以還原額。嘗攝歸安。羨金二百。用助橋工。曰。此雖不足損吾清節。但恥見作凡人耳。庚戌大計。郡吏舉卓異第一。入爲戶部主事。癸丑。以本部郎中。總理遼餉。時邊烽尙熄。而軍政闕茸。公盡然憂之。疏言。今邊境偷安已久。伏莽一發。必不可支。宰賽擾於河東。擺要擾於河西。而虎慙乘機挾賞。畜禍更深。京民二運。十缺八九。沙中偶說。漸成脫巾。懇問寺水衡。兼派以濟。庶幾銷患未然。廟堂見之。亦心動。公乃蒐乘補伍。廉重核實。三年之內。捐公費千五百金。貯積六萬餘緡。發寄圉之弊。坐放如期。築倉廩數十間。分屯鹽二項。不相侵奪。公於邊事。所

以經營綏輯。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蓋已逆知將來東方之有事也。丙辰擢守開封。司農李汝華特疏題留。引公自助。又明年陞山東右參議。兼按察司僉事。廷議邊才。改爲寧前兵備。當是時。戊午之敗。問尋至。公置幼子於潞河。單騎出關。拔祖帥於廢籍。整頓營壘。以待不虞。而巡撫不知其爲勞薪也。以公禮格之。公旣不得行其志。念八十老父。曳杖倚閭。將無忠孝兩失乎。遂投板棄官而去。自公去後。疆場破碎。談兵者非身橫獄戶。卽駢首西市。鮮有以功名終者。而後知公有先幾之智也。當登萊之變。閭爾梅以之問公。公曰。此疥癬疾耳。邊塵孔棘。朝士樹黨。書生不知兵。而授之兵權。用違其才。是則可憂也。爾梅曰。公向在寧前。何不極言其弊。顧投効歸耶。退則勇矣。如報國何。公曰。報國非可托之空言。用人者當知人。用於人者當自知。力餘於任。任乃得勝。夫遼左用兵之地也。今不論其知兵與否。而授之兵。彼又不自知其不知兵。而妄謂能兵。趙括陸機之禍。種種矣。吾亦非知兵者。欲報國而辱國。故不如投効之爲愈也。敢言勇退哉。爾梅曰。今天下固無知兵者。苟有之功。可得成否。公曰。吾不敢謂其功必不成也。然而實難。樹黨堅則掣肘衆。雖有其人。誰能始終之。魏相信營平者少。秦檜忌忠武者多。觀於此言。不特公之自知甚審。而於國家敗亡之勢。如燭照而數計也。彼諸葛武侯。非知兵者乎。陳壽謂其理民之幹。優於將略。梁益之民。咨述武侯者。如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亦不過循吏規模耳。夫武侯豈欲以知兵顯哉。不幸而遇蜀主。架累驅之從事於鋒鏑。非其本色。况於無蜀主之知者乎。則公之不以知兵自許。使後之人。傳之爲循吏。又何愧焉。公歸整拂藤蒲。具陳花水。與太翁得盡田里骨肉之歡。逮丁大故。雞骨支牀。

爲鄉論所榮。逆黨崔呈秀盛時。以同年生通殷勤。公不顧而唾。家居二十五年。漕撫王紀。李養正。給事中解學龍。御史王允成。累登啓事。公皆不應。所著有敬刑。計遼始末諸書。生於隆慶庚午六月二十一日。卒於崇禎壬午二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三。葬於淮上之蛟龍溝北壟。娶高氏。蔡氏。贈封皆孺人。副室陳氏。子一。修齡。江以北之學者也。女三。其壻諸生許永祜。舉人李藻先。諸生杜嗣皋。孫幾人。修齡不遠二千里。介吾門。顧諟以公神道碑銘爲請。余衰病學落。豈足以知公。欲辭之。而難於往返。因勉書其崖略。銘曰。神廟之際。物大容姦。猶如果蓏。蟲穴其間。巖關奕奕。羣偷囊囊。唯公隱憂。數年禍作。公之重來。莫可措手。前讒後賊。又掣其肘。險之在前。易道丁甯。初需於郊。不犯難行。凡公之言。契終論始。卽謂知兵。亦莫過此。

南雷文定後集卷二

贈編修弁玉吳君墓誌銘

儒者之學。經緯天地。而後世乃以語錄爲究竟。僅附答問一二條於伊洛門下。便廁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財賦者。則目爲聚斂。開闢扞邊者。則目爲蠹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爲俗吏。徒以生民立極。天地立心。萬世開太平之闕論。鈴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蒙然張口。如坐雲霧。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尙論者。以爲立功建業。別是法門。而非儒者之所與也。余於吳君爲之三嘆。君諱夢寅。字弁玉。其先有爲宣撫者。隨宋南渡。世居杭之皋亭。後徙石門。曾祖皋岡。祖素菴。嘉靖辛酉舉人。父養素。君生而穎悟絕人。目覽萬言。未嘗再讀。與妹婿姚納揆同學。指所選時文。一省數十篇。卽便背誦。以多寡爲勝負。姚亦強記。不能不屈服也。一日從吏求訟牒。約千餘言。吏鈴尾示之。索錢而後相授。君已誦之若流。無煩覆視。吏驚爲神。應奉之五行俱下。禰衡之一覽便記。不是過也。讀書費華。□家塾。同會者十餘人。其文半出君手。所成信筆皆有可觀。當是時。唯臨川陳際泰。盡日得制藝三十首。士林以爲君似之。然君以爲章句細微。無關重輕。無貴乎學者。必爲當世所倚仗。蟠根錯節。取定俄頃。語溪舉澄社。郁起麟。錢咸皆欲以君爲領袖。君雖應之。而未嘗以之標榜也。縣令龔立本。豪傑自置。祁忠敏之按吳。每事多咨之。立本知君有當世才具。深相降挹。謂餘子春華。吳君秋實耳。兵革之際。武人豪健。更

相貽藉。邑人睚眦觸死。閉門不保家室。君舉幡入省。落其牙距。武人惶遽請成。君據上坐。談諧閒作。弓刀摩戛之間。視若狐鼠。江東衣冠道盡。奸人造作飛條。時時闌及縉紳。鞠躬傲吏之下。狼狽折扎之命。君跼身堵定。刪翦疑事。而後此風始息。草搖風動。百毒齊起。君所以破除之者。蓋非一端。有以急可乘爲言者。君曰。商賈之事。此言何及於我乎。君在語溪。吏不得以售其奸欺。往往恨之。千里委命。以情相歸。君照其辛苦。爲之擘畫。於是君遊俠之名。聞於郡國。嗟乎。其才本足以用世。顧東之一鄉。君又不甘自附於閉眉合眼之徒。不得已溢而爲此。夫豈其志之所存乎。是則可哀也已。當宋之亡也。慶元多故。公相家入元爲里胥所躡躑。片紙叱名。立召庭下。視君以布衣雄世。不旣多乎。君起自孤童。□□□□的將來莫不以至情出之。非徒一往之才也。以子貴。贈翰林院編修。娶程氏。繼陳氏。俱贈太孺人。生於萬歷丁未二月二十八日。卒於康熙丁巳十月十三日。年七十一。子五人。曰潛。曰濤。皆諸生。先卒。曰渭。曰涵。康熙壬戌進士。第二人翰林院編修。曰淳。女五人。其壻曰潘江。曰蔣爾位。諸生。曰張煌。曰顧朱。崇禎癸未進士。行人。曰顏廣熙。諸生。孫九人。枚。樹。師。栻。枸。關。杰。祚。垣。正。槩。師。樽。蔚。林。孫女六人。曾孫一人。元德。曾孫女一人。余與錢咸爲友。故得交君。甲申八月。君客吳。令吳夢白所。與余輩飲市肆。議論激發。疾呼如探湯。而世無知之者。甲辰。余館語溪。君不一見過。固知鄙余爲行墨之儒。而君亦側身閭巷。耿耿不下者。欲於其子發之。今年丙寅。涵從京師致幣。作書千言。丐余銘墓。其書宛轉悽愴。頗類曾子固與歐陽舍人書。愧余非歐陽。然而不敢不實也。銘曰。

天之生才。元會閒氣。大道旣蒙。小儒成藝。遂使庸人。充滿斯世。奔車覆舟。茫茫相繼。豈無豪傑。袖手旁睨。惟此豪傑。亦欲一試。斲而小之。鄉邑攸濟。時耶命耶。亦云其志。誰傳龍可。誰錄秦士。後之君子。憑弔雪涕。雪蓑閔君墓誌銘

余在海昌。得交閔紫瀾。閔氏湖州華族。而紫瀾清苦自持。無復膏粱餘習。頗疑其特立獨出。不繫於家門。別之七八年。紫瀾從京師。銜痛函書。以其父墓上之銘來請。讀其行略。而後知其學之有本也。君諱聲。字毅夫。別號雪蓑。原名中正。其先有仕宋爲將仕郎者。自汴南渡。家湖州之烏程。高祖珪。少保。刑部尙書。諡莊懿。曾祖聞。贈應天府通判。祖宜力。贈南昌知縣。父友曾。太學生。君卓犖不羣。爲文芒彩透出紙外。不屑崑瑣之學。婁東張溥。合四方之士爲復社。部分名輩。總覽時才。而君持湖州之管鑰。同郡潘曾紘。督學中州。以君自輔。涇渭藝文。去風卽雅。固始固儒肆也。君以其文闢茸。與解額者當。只熊奮渭一人耳。劉侗殿於楚試。行卷來謁。君謂曾紘曰。此奇才也。公可資之入太學。熊劉二人。卒諸君言。其鑒別如此。乙酉之亂。羣盜滿山。勢如燎原。而不敢過君之門。鄉人求君紓難。盜聞之曰。昔黃巾不犯孫期里陌。我獨不然乎。遂去而他之。金石變聲。隱閉不關人事。以遺民自置。監司慕而請見。辭阻再三。乃以幅巾詣謁。言談每至薰夕。使君憫其固窮。無從發言。退而嘆曰。琨玉秋霜。不意菰蘆中。乃有斯人。未幾而詩禍作。君好苦吟。與吳敬夫批選唐詩名嶺雲集。初南潯莊胤城集。吳中人士。私纂明史。愚儒暗昧。禍至九裂。奸人因而放手索賂。別生事端。敬夫與聞莊事。其選詩讐較姓氏。有徽人范希會者。富室也。奸人遂居爲奇貨。以逆案脅之。

而君與吳宗潛牽連下獄。司李廖應召。惟恐禍之及己也。欲并殺之以自解。君在獄一載。朱墨伊優。與宗潛猶日爲詩自娛。已而獄解。古人言詩必窮而後工。夫所謂窮者。失祿不仕。憔悴江湖之上耳。亦何至交臂歷指。與囚徒爲伍。其窮者轉而爲禍乎。故人之好詩。或至有好窮。顧未有好禍者也。然窮者未必能傳。而禍者未有不傳。劉夢得之咏桃。李長源之咏柳。蘇子瞻之烏臺詩案。王蘆溪。劉後邨。孫花翁諸人之禍。落落古今相望。反以此得名。君卽未必好名。而圖中之好詩不滅。無乃近於好名乎。康熙庚申三月十七日。病將革。其女問之。胸中尙明乎。張目微笑曰。方寸豈可使亂。瞑坐須臾。又張目環視室中。盡豁戶牖。仰視霄漢而卒。距生萬歷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年八十。所著有泌菴小言。無□□□□□□□□□□若干卷。藏□□娶徐氏。簪蔣氏。子□□□□□□□□□□舉人。曰夢□。曰夢愷。曰夢雍。□□□□□□□□□□□□□□□□曰絃曰□來曰崑來。銘曰。

時禮謝君墓誌銘

莊懿之爲司寇。活人無限。君之不死於獄底。其亦天之所眷哉。

時禮謝君墓誌銘

余讀杜伯原谷音所記二十九人。豈寄歷落。或上書。或浮海。或仗劍沈淵。寰宇雖大。此身一日不能自容於其間。以常情測之。非有阡陌。是何怪奇之如是乎。不知乾坤之正氣。賦而爲剛。不可屈撓。當夫流極之運。無所發越。則號呼呶拏。穿透四溢。必伸之而後止。顧世之人。以廬舍血肉銷之。以習聞熟見覆之。始指此等之爲怪民。不亦冤乎。吾於時禮謝君。而竊有慨也。君諱泰臻。時禮其字也。謝氏系出平江。建炎二年。

三五

壻曰朱獻臣。曰范兆芝。曰王啓芝。皆諸生。孫曰緒彥。□□□進士。曰緒章。諸生。曰緒益。君卒後之□年。家人倣式徽宋玉之禮。斂其衣冠。殯而葬焉。又三十年。兆昌介吾友陳介眉來謁銘。余不能辭。銘曰。父老言君偶夜出。見二巫鬼於道。叱之而滅。郭外墟墓間。燐火熒熒。人夜行。輒聞有呼其名者。君戲與友約。獨往熟睡。至曉寂如也。嗚呼。忠孝之人。鬼且避之矣。

封庶常桓墅陳府君墓誌銘

宏治間。李何一變古文。海內文章家。若趨王會。不敢移宮變徵。陳後岡先生起海島。與荆川遵巖折其角。李何文集。幾於遏而不行於藝苑。功亦偉矣。然家世清苦。嘗言僕故農家也。世乏烟迹。門櫺中薄。困鮮擔石之畜。畎無一牛之蹊。晨不殖作。暮廢炊泔。數傳以後。猶守其家法。謹身節用。膏粱氣習。不屏自遠。后岡兄弟三人。長后峯。模中書舍人。次后湖。柬諸生。而后岡其季也。后湖生懷。懷生洪憲。洪憲生府君。三世一身。伶仃文弱。不與俗人較高下。兢兢以儒術廉恥。高門戶而已。府君諱文兔。字伯美。別號桓墅。出就外傳。多從名師友遊。將應科場。學習時文。銳甚。無何失父。柴水交侵。黯然自念。吾祖後岡以來。書澤中衰。吾父欲振起之而不能。今余又不得竟其學。其命也夫。於是絲粟程度。上事母。邱孺人。毋使其戚於婁。下課子弟。毋使其荒於學。先是居燬於火。府君懣心罷精。磨以歲月。儼然堂構。歌哭有所。已而其子錫嘏學成。里中以爲大師。府君始稍遂里社節臘之歡。逮錫嘏舉進士。官翰林。府君謂曰。吾后岡之爲太史。於今一百四十八年。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汝其勉之。無使聲名之遜於祖也。又三年。而孫汝咸。戊午舉人。遂與

計偕就養京師。瞻眺宮闕。徘徊玉堂。覽鳳城之景物。接元老之琴樽。屬天子好文。海內能文之士。輻湊闕下。會府君七旬大誕。雅篇豔什。投贈充牣。而天章下賁。亦當其時。錫嘏請假送親。鄉里榮之。謂府君一生勞薪。庶幾可以願息。而府君孤苦風雨。習之既久。不能自逸。時念累世之艱難。不敢以暇豫忘之。故多憂而少歡。他人卽解之不能釋。府君胸懷洞達。是是非非。面折無隱。其議論如嚴霜之殺百草也。人諒其無他。亦未始怨之。生於萬歷庚戌八月八日。卒於康熙丙寅八月二十九日。封翰林院庶吉士。配方氏先府君卒。敕贈太孺人。子三人。錫嘏。丙辰進士。翰林院編修。錫圭。錫卣。郡學生。女二人。長適邱鼎盛。先亡。次適學生張九林。孫六人。汝咸。戊午舉人。汝登。諸生。汝訓。汝誥。汝禮。汝詩。孫女一人。曾孫一人。曾孫女一人。府君之生。與余同支干。古人之原命。王魯齋言以日計時。得命十有二次。其六十之十二。得命七百二十。計之以月。又六十其七百二十。得命四萬三千二百。又概以歲六十其月。則得命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矣。夫以古今之遠。四海之廣。人生林林總總。過者化。來者續。乃俱囿於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命之中。何其術之窮也。宋景濂言。天下之廣。兆民之衆。一日之內。未必止生一十二人。同時生者不少。何吉凶之不同耶。故趙普與軍校。蔡京與鄭粉兒。高叔嗣與陳友諒。皆同命。童軒談命辯言高穀。李昂。甲子同物。單昂。王稽。甲子亦同物。而顯晦不同。壽夭懸絕。以余所見。鄉曲往往有之。則支干之不足言命也。審矣。顧大賢如張橫渠。真西山。文文山。特喜談星歷之學。以推驗事變。豈其見不及此。善言天者。徵之人事。善言人者。原之天命。夫與人同。卽爲合德。知過再犯。卽爲轉趾。聞言不信。卽爲孤神。財不儉用。卽爲耗宿。此以人合天。

者也。日月之交食。星辰之凌犯。丙丁之鑒。陽九六百之厄。君子以恐懼修省。此以天合人者也。天不能以一定之數制人事之萬變。星翁末學。掃除其萬變者。而拘繫於墮地之俄頃。若學者見其不信。并俄頃而去之。則天以空券枉矢。如周赧曹髦之在上耳。毋謂俄頃固天之八柄也。卽府君之於余。其苦身持力。相去不遠。余不能泥水自蔽。而府君聲光移之令子。又何煩較餘事之長短乎。將葬。錫嘏書來屬誌曰。府君每見先生之文。輒曰。當今作者如林。誰能過之。余愧其言。不敢辭而爲銘曰。歲月澆季。日中見沫。古道照人。遺此宿艾。如何不弔。松沈柏碎。留其不盡。源深流沛。

山西右參政顓之邱公墓碑

公諱俊孫。字德俊。號顓之。邱氏世爲淮之山陽人。祖某。父某。公自幼穎異。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爲文肆筆而成。時輩少及。登崇禎癸未進士第。授戶部主事。督四鎮餉務。旋撫六合。王師下江南。六合羊璧之愆。將屠之。公不得已。爲其民請命。單騎入城。導父老以壺漿。全生靈十萬餘戶。遂奉命權稅潁墅。司冊後湖。入爲刑部郎中。仁風篤烈。平反大獄數十條。大吏之喜怒不能動搖。司寇黨公賢之。出守漢陽。當兵革之後。公私交困。又西南用兵。累歲不解。其屯戍往來者。所過毀突。蒼生疲耗。公噓枯吹生。垢辱之民。復得明目。裁量軍需。無倉卒匡勦之患。晨起坐堂皇。庶民直入奏事。不設遮欄。曉指枉直。無不滿志而去。鄉無豕食之隸。老吏摘紙尾而已。深文碎教。無所事事。置稽刑部罪人。所笞之數。必謹書之。月朔告於神明。有疑獄十年不決者。公一夕而平。人以爲神。公以其事關帷薄。引燭燒其成案。妖僧自稱勅使。煽

動江漢間。乘傳謁公。公卽於坐上收之。發其僞而伏誅。廚傳涼薄。去來嘗悵悵不快。然公之自奉甚瘠。無以難也。有大吏按事晴川閣。焚香索爐。公無以應之。曰。太守埋沒簿書。豈能循章蘇州故事乎。已索藤牀。公引吏視其所臥。乃白板也。蓋清苦如此。境內自禹稷廟外。其淫祠盡毀。楚人尙鬼之俗。至是稍革。政成陞山西右參政。分守冀寧道。公固不能與世俯仰。至是慨然曰。吾盡瘁漢陽。幸免危敗。胡可不自止乎。遂自劾而歸。余觀從來循吏。皆於尋常無事時。故易於成名。郭晞屯邠州。軍士擾民。非段秀實。則白孝德不能制矣。觀公所處之地。而能盡其所長。較之於古。不尤難乎。今之讀書史。見古來兇暴之輩。箠撻肆情。亦無不恨之者。而一履郡邑。催科之日。撈掠必盈數千。漠不相關。同此父母懷中積累之膚髮。而使之荊革化爲飲食。流血化爲行潦。哀號化爲音樂。非無情之木石。則稟性之虎狼耳。公稽刑簿之設。一荊一竹。身分其痛。仁人之利。要當爲天下後世法也。公生萬歷丙午八月二日。卒康熙丙寅十月六日。享年八十一。配張氏。封太淑人。副室管氏。子八人。象觀。海州學生。象恆。庠生。皆蚤卒。象升。翰林院侍講。象隨。翰林院檢討。象益。庠生。象良。訓導。同升。如升。皆鴻臚寺序班。女十一人。貢生王家植。貢生劉芳譽。翰林院侍讀。喬萊。布政司理問。尙玉弼。官生王裕德。太學生杜象昭。增廣生喬蓋。庠生潘閔。□□生陳模。太學生沈海。庠生楊斐。舊其婿也。孫八人。達。邁。迺。良。臣。穀。旭。百祿。孫女十人。曾孫二人。曾孫女二人。將葬。象升爲行狀。介余門人顧諱。屬銘其神道。銘曰。

天殼頑然。民爲心。一心萬意。相崎嶇。遂使天道不好生。血肉崩潰。井竈沈。唯公全活十萬人。猶恐絲髮成。

呻吟春爲祥風秋慶雲。漢水湯湯無古今。

陳乾初先生墓誌銘

先師戡山曰。予一生讀書。不無種種疑團。至此終不釋然。不覺信手拈出。大抵於儒先註疏。無不一一牴牾者。誠自知獲戾斯文。亦姑存此疑團。以俟後之君子。倘千載而下。有諒予心者乎。不肖義蒙先師收之。孤苦之中。而未之有得。環視劉門。知其學者亦絕少。徒以牽挽於口耳積習。淺識所錮。血心充塞。大抵然矣。近讀陳乾初所著於先師之學。十得之二三。恨交臂而失之也。其言性曰。性善之說。本於孔子。得孟子而益明。孔孟之心。迄諸儒而轉晦。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一言是孟子道性善本旨。蓋人性無不善。於擴充盡才後見之也。如五穀之性。不藝植。不耘耔。何以知其種之美耶。故諄諄教人存心。求放心。充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不一言而足。學者果若此。其盡心則性善復何疑哉。易繼善成性。皆體道之全功。正對仁智之偏而言。道不離陰陽。智不能離仁。仁不能離智。中焉而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卽須臾不離。戒懼慎獨之事。成之。卽中和位育之能。在孟子則居仁由義。有事勿忘者。繼之之功。反身而誠。萬物咸備者。成之之候。繼之者。繼此一陰一陽之道。則剛柔不偏。而粹然至善矣。成之者。成此繼之之功。向非成之。則無以見天付之全。而所性。或幾乎滅矣。故曰。成之謂性。從來解者昧此。至所謂繼善成性。則幾求之父母未生之前。幾何不肖天下而禪乎。故性一也。孟子實言之。而諸家皆虛言之。言其實。則本天而責人。言其虛。則離人而尊天。離人尊天。不惟誣人。并誣天。

矣。蓋非人而天亦無由見也。是故蘆蓀衰勤而後嘉穀之性全。怠勤異獲而曰麴麥之性有美惡。必不然矣。涵養熟而後君子之性全。敬肆殊功而曰生民之性有善惡。必不然矣。又曰資始流行。天之生物也。各正性命。天之成物也。物成然後性正。人成然後性全。物之成以氣。人之成以學。大象何不言萬物資始。各正性命。而必係之乾道變化之下。又何不曰元亨者。性情也。而必係之利貞之下乎。非元始時無性。而收藏時方有性也。謂性至是始足耳。今老農收種。必待受霜之後。以爲非經霜。則穀性不全。此物理也。可以推人理矣。是故資始流行之時。性非不具也。而必於各正保合。見生物之性之全。孩提少長之時。性非不良也。而必於仁至義盡。見生人之性之全。或曰人之氣稟清濁。果有什伯千萬者。性有不善焉。可盡誣曰氣之清濁。誠有不同。然無乖於性善之義也。氣清者無不善。氣濁者亦無不善。有不善者。乃是習耳。觀於聖門。參魯柴愚。當由氣濁。游夏多文。端木屢中。當由氣清。可謂游夏性善。參柴性惡耶。又曰一性也。推本言之。曰天命。推廣言之。曰氣。情。才。豈有二哉。由性之流露而言。謂之情。由性之運用而言。謂之才。由性之充周而言。謂之氣。性之善不可見。分見於氣。情。才。與氣皆性之良能也。天命有善而無惡。故人性亦有善而無惡。人性有善而無惡。故氣。情。才。皆有善而無惡。中庸以喜怒哀樂。明性之中和。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明性之善。皆就氣。情。才。言之。後儒曰既發謂之情。曰才出於氣。故皆有善有不善。不知舍情。才之善。又何以明性之善耶。才。情。氣。有不善。則性之不善。不待言矣。是陰爲邪說者立幟也。而可乎。又曰本體二字。不見經傳。此宋儒從佛氏脫胎來者。故以爲商書維皇降衷。中庸天命之性。皆指本體言。此誣之

甚也。皇降天命，特推本言之。猶言人身，則必本之親生云耳。其實孕育時，此親生之身而少，而壯，而老，亦莫非親生之身。何嘗指此爲本體，而過此以往，卽屬氣質，非本體乎？宋儒惟誤以此爲言本體，故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則所謂是性而容說者，恰好在何處耶？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二語本是禪宗。其書大半在荀子，不意遂爲性學淵源，可怪也。學者惟時時存養此心，卽時時是本體用事。工夫始有著落。今不思切實反求，而欲懸空想箇人生而靜之時，所謂天命皇降之體段，愈求而愈遠矣。佛氏喜言未生之前，既死之後的道理。儒者只曉得有生之後，未死之前的工夫，將何去而何從乎？又曰：周子無欲之教，不禪而禪。吾儒只言寡欲，不言無欲。聖人之心，無異常人之心。常人之所欲，亦卽聖人之所欲也。人心本無所謂天理。天理正從人欲中見。人欲恰好處，卽天理也。向無人欲，則亦並無天理之可言矣。乾初之言，大抵如此。其於聖學，已見頭腦。故深中諸儒之病者有之。或主張太過，不善會諸儒之意者，亦有之。夫性之善，在孩提少長之時，已自彌綸天地，不待後來。後來之仁至義盡，亦只還得孩提少長分量。故後來之盡不盡，在人不在性也。乾初必欲以擴充到底言性善，此如言黃鐘者，或言三寸九分，或言八十一分，夫三寸九分非少，八十一分非多。原始要終，互見相宣，皆黃鐘之本色也。先生諱確，字乾初。陳氏爲海寧望族，曾祖鳴梧，祖理川，父覺菴，皆世其學。母葉氏。乾初讀書卓犖，不喜理學家言，嘗受一編讀之，心弗善也，輒棄去。遂四十年不閱。其後與同邑祝淵讀書，淵議論不守章句。乾初每鐫之，已同問學於山陰先師深痛末學之支離，見於辭色。乾初括磨舊習，一隅三反，逮先師夢奠，得其遺書而盡讀之。

憬然而喻。取其四十年所不閱者。重閱之。則又格格不能相入。遂見之論著。同輩爲之一闕不顧也。乾初議禮尤精。從其心之所安者。變通古禮。而於凶禮尤痛地理惑人。爲天下異端之禍。其於友朋一事。稍乖必正色相告。不爲姑息。屠爨陸圻徵文壽母。乾初謂世俗之事。非所當行。社集講會。人情之常。乾初謂衍衍醉飽。無益身心。再會之後。亦不復赴。甲申以後。士之好名者。強與國是。死者先後相望。乾初曰。非義之義。大人弗爲。人之賢不肖。生平具在。故孔子謂未知生。焉知死。今人動稱末後一著。遂使奸盜優侶。同登節義。濁亂無紀。死節一案。真可痛也。乾初之論。未有不補名教者。晚而病廢。不出門者十五年。卒之日。爲丁巳七月二十四日。年七十四。葬於沈家石橋之西。娶王氏。先卒二十七年。子二人。長翼。次□。歿。女一人。孫二人。克鬯。克爽。余於丙午訪之病中。猶危坐劇談。又十年丙辰。致書約以明歲再見。而不可得矣。翼以誌銘見屬。其時未讀乾初之書。但以翼所作事實。稍節成文。今詳玩遺稿。方識指歸。有負良友多矣。因理其緒言。以識前過。銘曰。

有明學術。宗旨紛如。或泥成言。或創新渠。導水入海。而反填淤。唯我戴山。集夫大成。諸儒之弊。削其畦町。下士聞之。以爲雷霆。豈無及門。世智限心。如以太牢。飫彼書蟬。欲抹微言。與時浮沈。龍山之下。乃有傑士。北面未深。冥契心髓。不無張皇。而篤踐履。余忝同門。自愧淺陋。昔作銘文。不能深究。今其庶幾。可以傳後。

翰林院編修。怡庭陳君墓誌銘。

君諱錫嘏。字介眉。號怡庭。陳氏。其先自青州徙鄆。之後衙村。又自後衙徙郡城之月湖。明初有諱完中者。

生廣東市舶司提舉璩。璩生鎰。鎰生贈朝列大夫濂卿。濂卿生子三模。中書舍人束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庶吉士。河南提學副使。世所稱后岡先生。七才子之一也。束府學諸生束生懷。懷生洪憲。洪憲生文奐。字伯美。封翰林院庶吉士。君之父也。母贈孺人方氏。君生而夙慧。酷類后岡。方入小學時。使之屬對。應聲奇中。讀孟子至百里奚不諫。輒作論非之。年十五補博士弟子。二十有一而補於學宮。君雖年少。爲諸生乎其文行傳播人口。固已不讓著名高義家。貧以授徒爲業。黻舍至不能容。時場屋之文。非陳蔡之支離。則屠沽之叫罵。君澄心靜氣。以得其至理之所在。遂使諸義盡墮。數百年來。非媪燭牛篋之所能埋沒者也。康熙乙卯。舉浙省榜首。明年登進士第。改庶吉士。兩考館元。其館課一洗應付之陋。知者方之陶石簣。黃憤軒奉命纂修皇輿表。鑒古輯覽二書。而皇輿表總裁以之專任。成書進呈。會講官員缺。上引見詹翰諸臣。獨命君至前。細詢履歷。奏對良久。舉朝以君之蒙眷於上也。咸屬目之。同考己未會試。君固老於場屋。視人文字珍重。不敢忽略。卽不中式者。亦必詳其故而後落之。無使羶毳舉子。退有後言。告假送親。是時封翁年已七十。功名之志。銷於愛日。顧重理舊會。說經鏗鏘。先是甬上有講經之會。君與其友陳赤衷等數十人。盡發郡中經學之書。穿求崖穴。以立一閔之平。蓋斷斷如也。自君出而諸子亦散。至是復集。甬中多志行之士。由此會爲之砥礪耳。君於當事。斷絕書囑。每應坊人之請。批選時文。以此經理。饘粥於寒生伎倆。未之或改也。里居五年。遂膺末疾。不能出戶。又三年而卒。君處身冰雪。而三黨恩惡。友朋緩急。未嘗以羸露爲解。董允璘負才而死。經紀存沒。其子自以不孤。容接後來。如恐不及。樂道人善。而不溢其實。喜

規人過而不傷其意。蓋其爲人蘊藉與之處者無不喜其平易可親。然正色寒芒默運其間。但不欲如含瓦石以取聲名。故世之知之者鮮矣。君從事於格物致知之學。於人情事勢物理上工夫不敢放過。而氣稟羸弱。其爲諸生時。弟子旣衆。惟恐一人失學。窮日講授。矻矻不休。雖背僂而不恤。其爲詞臣時。公堂館課。私室橫經。書筒客席。併當率至雞鳴。不言勞瘁。卽其病時。猶隱囊危坐。不釋丹鉛。士人將卷軸而來者。必銖兩其得失。終卷而後已。苟一事一物精神之不到。則此心危殆。不能自安。凡君之所以病。病之所以不起者。雖其天性亦其爲學有以致之也。夫格物者。格其皆備之物。則沓來之物不足以掩湛定之知。而百官萬務行所無事。若待夫物來而後格之一物有一物之理。未免於安排思索。物理吾心終判爲二。故陽明學之而致病。君學之而致死。皆爲格物之說所誤也。雖然。顏苦孔之卓。絕脈而傷生。博士弟子郭路夜定五經章句。精思不任。死於燭下。真學問人固不惜生死以殉之耳。生於崇禎甲戌十月二日。卒於康熙丁卯三月二十一日。年五十有四。娶楊氏。敕贈孺人。子汝咸。戊午舉人。孫男女各一。男名本醇。余交君二十年。與講會之末。余闊略細故。乖於物好。君引之爲畏友。明儒學案成。君讀之以爲鏞笙磬管。合發並奏。五聲十二律。截然不亂者。考之中聲也。君從此殆將轉手。天不假之以年。惜哉。乙丑歲暮。余過甬。問病君以千秋相托。淒然欲絕。明年書來。聞有起色。爲之狂喜。豈意其終踐前言乎。銘曰。富貴利達。浸人骨髓。豈不談學。以爲觀美。汪洋性天。其說遷徙。當下躬行。市魁彼此。人亦有心。不在腔子。於惟怡庭。篤茲踐履。平生工夫。人情物理。匪以殉人。求其所是。苦身持力。無有甯暑。昊天不弔。未見其止。

孟楊粉澤視我斯誅。

提學僉事來菴袁公墓誌銘

公諱時中。姓袁氏。字向若。號來菴。其先汝南人。自宋咸平進士祺。徙明州。曾祖民範。祖學詩。父贈公元鼎。母曹宜人。公幼而父母俱亡。撫於王母趙孺人。已而趙亡。依其叔父。寄食市廛。公勵志於學。善爲場屋荒速之文。而貧苦異甚。五喪淺土。瞿瞿永嘆。陳侍御燮五見而憫之。相助經營。公著報恩編以識。康熙丁未。登進士第。授中書舍人。纂修世祖章皇帝實錄。分校壬子北闈。吳三桂反。副親王南伐。加禮部儀制司主事。屯兵楚中。澤國暑溼。士卒多疫死。公通曉醫術。爲之處方製藥。雖廝養卒。亦必躬親診視。軍中無不感涕。以故疫不爲害。是時賊在湖南。官兵相拒於洞庭湖口。調發江南舟子舵工數萬。集於軍前。久之不用。亦多物故。公惻然啓奏。遣還鄉土。皆鳧藻踴躍而去。曰。微使君。吾儕非岳陽之黃塵。則昭潭之魚餌耳。一日赴王急召。山程積雪。劣容馬足。公投空數十仞峭壁之下。垂梯而出之。則已折脅死矣。軍中號慟。以奇方藥之。復甦。公隨征七年。始得班師。累遷本部員外郎中。纂修會典。出爲貴州提學僉事。癸亥冬。公至貴州。距闌期數月。黔士兵火穿竄。瘡痍未起。公謂宜稍示休息。俾溫腳本。若歲試科試兼行。則士不勝其擾。議改歲爲科。上從之。公旣契闊行間。死而復生。不敢告勞。仍執掌於蠻烟蠱火之間。解士方終。病遂不起。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豈若王陽王尊之以意爲進退乎。灌夫馳入吳軍。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不死。史記之以爲天幸。公之墮崖也。有蒙古醫人振動其肢體。以燒酒灌之。自口以外。悉糊其竅。

使壯夫接氣。久之。氣從傷處出。脅之內陷者。還故所。而後纏之以藥。始不死。蓋公以感動軍心得此。非天幸也。公起自赤貧。時懷濟物之願。見人之饑寒。卽思己之饑寒。救之唯恐不力。故於三黨恩意。無不周至。古之自困而亨者。懲創先憂。則榛蹇義路。如杜棕。劉崇龜之絕分遺是也。發舒得志。則睚眦故人。如段文昌之檳榔。元載之曝衣是也。孰有如公之一視窮達乎。生於崇禎庚午十月二日。卒於康熙甲子十月二十七日。配徐氏。敕封宜人。副室漆氏。子五。百雲。太學生。重雲。庠生。朔雲。仲雲。太學生。午雲。女二。將葬。百雲介友陳同亮請銘。銘曰。

洞庭之水東兮。其底無窮。著公之武功。貴陽之山逼兮。其高不測。敷公之文德。

周子佩先生墓誌銘

君諱茂蘭。字子佩。江右周益公之後。高祖繼。始自常熟徙郡城。曾祖冠。龍游知縣。祖可賢。父卽忠介公順昌也。母吳淑人。子佩年十九。補諸生。而逢逆奄之亂。忠介被逮。吳門擊殺緹騎。巡撫毛欲陷之。烈皇登極。子佩刺血頌冤。上爲之斬御史倪文煥。徒巡撫毛一鷺。尙書呂純如。純如辨不當入逆案。子佩梓其頌閣之疏。上之法司。純如語塞。一時死難之家。上憫其忠。追封三代。亦緣子佩之疏而發也。方子佩上疏時。同邑姚文毅見之曰。疏中鼎湖勸進。皆語忌也。奈何。子佩請更之。文毅曰。子血豈無盡乎。子佩曰。父死之謂何。此淺淺者。正恐灑之無地耳。卒刺舌另書。忠介清無宦產。而三世之喪。皆在淺土。子女八人。婚嫁愆期。忠介齋志而沒者。萃於子佩一身。子佩規度深密。轉側閭巷間。以立門戶。授綬結帨。皆有條序。棺槨複縗。

盡歸窀穸。而忠介琴城。尤爲修整。豐碑載詔葬之文。華表棲歸魂之鶴。不以艱窶而自絀也。乙酉之亂。奉母避兵。倉惶失其誥軸。搜訪百端。創痛如積。越歲有兵子叩門大呼曰。此非忠臣周氏家乎。其誥軸落我手。請收之。子佩狂喜。賦寶綸篇。紀其事。人以爲孝感所致。文相國子乘。子佩之妹婿也。牽連吳日生事。被殺。子佩迎妹於家。撫其孤成立。又一年。而子佩之弟子潔。亦遭連染。獄久不解。子佩毀家紓難。無可爲計。會溧陽當國。爲子求婚於子佩。子佩曰。吾何難以一女易一弟耶。子潔始出。吳門故爲清議所主。危言覈論。不避公卿。東林顧高之時。相爲激揚者。忠介與文文肅。姚文毅。嗣之者。爲徐勿齋。楊維斗。鐘石畢。變以後。子佩俟齋貫溪。巍然晚出。雖糾奏寂寞。而冥頑闕茸之徒。未嘗不以利刃目之。子佩頗留心二氏。好與其徒往來。是時天童三峯兩家。紛拏不解。青原南岳。又爭其派數之多寡。子佩以調人爲之騎郵。不辭勞攘。又嘗危病。遇異人。授以養練之法。疾尋愈。信之甚篤。過中不食。飲茶數杯而已。晚年注參同契。入僧舍。坐四十九日乃出。故其去來翛然。屬纊時曰。今日方閒。非有所得而能如是乎。子佩生時。忠介夢有兒乘雲而下。因字之曰雲閒。嘗謂其子弟曰。文山名雲孫。陽明亦名雲。其降生之時。祖父之夢與余同也。吾獨淪落至此。鬼神亦有時而欺人耶。蓋子佩之不能忘世如此。則托於二氏者。亦豈其志乎。雖然。古今之人。豈以功名定優劣哉。象山云。前輩大力量的人。看有甚大小。大事見如不見。聞如不聞。今人略有些氣餒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卽如文王二公。邂逅運數。不得已而應之。假使子佩於波振塵駭之中。飾智以求用。大呼以得遇。就令小小有所成就。其於道德。不有邱山之損乎。今於二公何愧焉。生於萬歷乙

已三月二日卒於康熙丙寅正月二十九日享年八十有二兩娶俱毛氏副室陳氏子靖諸生孫鳳來余與子佩同集闕下同試南中亂後隔絕者久之甲辰余至吳門訪之又二十年爲癸亥子佩年七十九矣忽然至吾草堂上化安山拜先忠端公墓而去又明年乙丑余至吳門正子佩習靜僧舍之日破關出見執手甚喜豈知其爲永訣乎方欲爲之論次而靖書來屬銘乃所願也銘曰私諡非古昔人所詔郭之有道孟之貞曜誰曰不宜以其惟肖嗟我子佩郭孟交臂守禮不違繼志述事端孝先生允矣作諡

陳夔獻墓誌銘

制科盛而人才絀於是當世之君子立講會以通其變其興起人才學校反有所不逮如朱子之竹林陸子之象山五峯之岳麓東萊之明招白雲之僊華繼以小坡江門西樵龍瑞逮陽明之徒講會且遍天下其衰也猶吳有東林越有證人古今人才大略多出於是然士子之爲經義者亦依倣之而立社余自涉事至今目之所覩其最著者雲間之幾社有才如何剛陳子龍徐孚遠而不能充其所至武林之讀書社徒爲釋氏之所網羅婁東之復社徒爲姦相之所訾訾此無他本領脆薄學術龐雜終不能有所成就丁未戊申間甬上陳夔獻創爲講經會搜故家經學之書與同志討論得失一義未安迭互鋒起賈馬盧鄭非無純越必使倍害自和而後已思至心破往往有荒途爲先儒之所未廓者數年之間僅畢詩易三禮諸子亦散而之四方然皆有以自見如萬季野之史學萬充宗陳同亮之窮經躬行則張旦復蔣宏憲名

理則萬公擇王文三文章則鄭禹梅清工李杲堂緯澤董巽子董在中函雅而萬貞一仇滄柱陳匪園陳介眉范國雯準的當時筆削舊章餘子亦復質有其文嗚呼盛矣非夔獻開其溝澮曷克有此當講會初立郡中所未經見舌舉口張夔獻揜拳欲毆其人惶恐避去不敢同槃而食有以格物之說自誇獨得歷詆宋明諸儒千里來見夔獻貫宗句極亦折其角而去其自信之力可謂惡言不入者矣夔獻諱赤衷號環邨明初自奉川徙鄞曾祖杰祖允清考士英世爲儒家母周孺人夔獻幼而力學在諸生中赫然霞立郡中宿素之士咸從捧手累爲公府之所鑒拔而夔獻以學問之道非場屋所可究竟乃入天井山與苦節名僧屢淹星鳥晝然冰解歸而返求之六經近理亂真之說始不足以惑之故其論學諸書洞蕩胸臆能釋連環之結康熙庚申以貢士入都廷試當是時天子留心文治招才琴釣之上取士歌牧之中士之嫻一藝者莫不鎖廳而出玉峯之門士號青雲巾卷如林自夔獻入而投分寄意以淵儒碩學待之令其子弟稟學焉會天子纂書夔獻之所討論玉峯委心自昵公卿間物譽川流顧一二忌者隔之清途夔獻本有佐世材用雖在窮閭阨巷之中無悠悠碌碌之論頓挫場屋晚乃以朱墨磧碎出於名公大人卽遇一二知者別異之亦未嘗有都堂審察之命并其固有之儒官而奪之夔獻卽未必以此厝懷然不可不謂之窮已丁卯四月初六日卒於京邸年六十一十月其孤之璿扶柩南還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原配范氏子之璿太學生孫祥鳳廩膳生雲鳳庠生孫女嫁太學生殷際會夔獻勇於爲義急難窘助不惜宛轉以行其志人亦以此歸之東方爲學之士兩併笠夜續燈聚夔獻之家髣髴烹蛤蜊蔬橡雜陳以

飲食之。連牀大被。所談不出於王霸。積月日不厭。余每過必如之。昔葉水心叙學術盛衰於郭良臣之誌。良臣非能爲學者也。慕學者而敬之耳。水心已咨嗟感嘆之如此。而况學之所寄者乎。故余於夔獻之亡。不能不哀也。銘曰。

學之盛衰。關乎師友。師友聚散。誰爲樞紐。於嗟夔獻。立會講經。十年之後。人物崢嶸。文治方興。推琴而起。非無鉅公。聲諸宮徵。歲晚風寒。版築無夢。赤稍鯉魚。納之壑甕。庸人之論。謂君沈沒。豈知回賜。不稱官閥。

南雷文定後集卷四

張仁菴先生墓誌銘

儒釋之學如冰炭之不同。然釋之初興。由儒以附益之。浸淫而至於毫釐之際。亦唯儒者能究其底蘊。故自來佛法之盛。必有儒者開其溝澮。如李習之之於藥山。白樂天之於鳥窠。張無垢之於妙喜。胡康侯之於封秀。有歐陽永叔而鐔津圓通始著。有東坡而覺範大覺槌始顯。明初以來。宗風寥落。萬歷間。儒者講席遍天下。釋氏亦遂有紫柏憨山。因緣而起。至於密雲湛然。則周海門。陶石簣。爲之推波助瀾。而儒釋幾如肉受串。處處同其義味矣。昔人言學佛知儒。余以爲不然。學儒乃能知佛耳。然知佛之後。分爲兩界。有知之而允蹈之者。則無垢。慈湖。龍溪。南泉。是也。有知之而返求之六經者。則濂。洛。考亭。陽明。念菴。塘南。是也。吾友張仁菴。其知之而允蹈之者乎。君諱岐然。字秀初。叢林稱爲仁菴禪師。元末有元善者。隱居杭之西湖。是爲始遷之祖。曾祖巽山。祖湘。太倉州判。考懋官。妣黃氏。副使寓庸汝亨之女。仁菴起孤童。便能勤學。虞德園淳熙嗟嘆以女字之。是時寓庸。德園。皆有文名。鄉邑後來之秀。如聞子將。嚴印持。忍公。丁夢伊。馮儼公。邵元決。多出其門。仁菴以外孫館甥。相與爲友。聞見旣非流俗。更廣之而爲讀書社。則江道闇。道信。嚴子岸。顧斐公。虞太赤。仲皜。卓珂月。鄒孝直。叔夏。嚴子滄。鄭元子。幾盡一鄉之善。其後交道益廣。東浙則陸文虎。萬履安。禾中則薄子珏。魏子一。江上則沈眉生。沈崑銅。梅朗三。趙雪度。吳次尾。江右則舒芭孫。

劉孝則蜀中則劉墨僊仁菴各取其長以絃韋爲幽贊非一閔於聲氣者比也友朋之婚嫁有無死喪急難仁菴視若同生崎嶇匍匐處分條理儼公道闇病困來歸斂埋無憾其有誣誤必嚴纖芥所稱直諒者無以過焉國變後寄跡僧寮後四年己丑抽簪落髮又三年壬辰始受衣拂出世於皋亭山之顯甯住顯甯者四年吳山雲居者三年北郭正等者二年揚州慶雲者三年凡四座道場天童三峯有宗旨之訟三關七關三峯壓於師弟之分幾如鄭緩潭口忍在安隱作五宗救以申三峯之屈大概多出於仁菴三峯之道賴以不墜其匡徒領衆不以鋒辯籠罩爲事甄陶愚鄙如與共學由是學人欽其風範甲辰七月三日卒於慶雲年六十五是年十一月塔全身於皋亭之盆月塢仁菴之讀書繭絲牛毛訪覈異同余時讀十三經註疏刻意於名物象數江道闇以爲不急曰注爾雅者必非磊落人獨仁菴與余同志余疏漢地理志仁菴亦疏左氏地理余著律呂數義仁菴與薄子珏魏子一取餘杭竹管肉好均者截爲十二律及四清聲吹之以定黃鐘又倣區田之法試之於山中仁菴之篤於好古如此其於易詩春秋皆有論著不尙雷同凡先舊諸家槃滯之處顯發開張使昭然可了卽遊方外尙窮六經著大學古本辨釋義其論格物於七十二家之說最爲諦當此是生平功力不爲佛學埋沒余獨怪同邑蓮池亦由儒入佛而竹窗隨筆詆儒不遺餘力其不知儒固無足論吾亦并疑其爲佛也元時爲仁菴狀唯恐以傳燈拔俗掩其風節於闡教禪林之事若出於不得已然余與仁菴爲友當鐘石未變之先已得意忘言居然孤衲蓋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正是本色昔張子韶學問氣節表表一世參禪學佛與其平生自不相掩子韶亦未嘗以

此爲諱。其從子案作家傳。欲爲文飾。乃謂子韶有學說云。釋老虛無耳。不可有聞。目不可有見。若是則子韶靜言庸違矣。元時無乃猶作案之識見耶。子四人。長元時。次元坊。俱庠生。次元孝。次元垠。壻貢生鄭淵。孫二人。奏庠生之鏐。曾孫二人。曾孫女二人。元時介甫上萬公擇求誌。距其沒時已二十四年矣。銘曰。世無真儒。亦無真佛。盲喝瞎棒。支那撰述。孰謂宗門。如是淡薄。乃有儒者。契其堂奧。近理亂真。亦豈易到。魯之一變。便可至道。吾友仁菴。儒者之特。六經皇皇。尋行數墨。一朝解脫。去其徽纆。由此知彼。新豐熟路。平生學力。炳然時露。是非倒行。豈曰日暮。

瘦菴徐君墓誌銘

余客語溪。無山水之觀。而瘦菴爲其子築屋讀書。間或過之。新栽木槿。尙未成行。頗有野外荒涼之趣。其子轅縉。甫上萬公擇。朝夕於斯。余題詩壁間。忽忽已二十年矣。猶不忘也。乙丑之冬。公擇語溪來。轅縉乞銘其父之幽石。君諱駿聲。字楷生。別號瘦菴。宋尙書徐處中之後。南渡徙越。又徙海鹽。至君曾祖祝。始定居於崇德。祖禎。父勳。萬歷丁巳貢生。君起孤童。補博士弟子員。然精心計。通知當世之故。浙西白糧。僉民轉運。縣旣役之不均。途中則爲運軍陵鏐。京倉則爲胥吏停勒。充是役者。若赴湯火。以其相沿之久。而莫敢議。有議之者。有司不過檢坐。見行條法。君條其利害。所以救之末流者。一一精詳。入京上書天子。得旨。飭行。族父忠襄公。時爲司寇。以是奇之。甲辰詔下履畝。自萬歷十年以後。丈量久廢。民間無知其法者。君建議號長。主一號之田。都總主一都之號。縣總主一縣之號。但令業主與弓手目丈。立號田畔。上之號長。

號長覆其不實者。上之都總。都總又抽覆之。上之縣總。可以不勞而畢矣。縣行其令。而輿論稱平。夫儒者類以錢穀非所當知。徒以文字華藻。給口耳之求。顧郡邑之大利大害。一聽胥吏之爲區畫。胥吏憤於古今。既不能知變通之道。卽知之而又利其上下迷謬。可以施乾沒之智。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使得如君者。落落相望。則天下無不窮之弊矣。君喜急人之難。蓋其才力有餘。溢而爲此。嘗曰。使吾不逢喪亂。畢志讀書。所爲甯止是哉。雖然。今之所謂讀書者。又豈君之所欲乎。嘗讀元黃文獻公集。有餘杭徐泰亨者。經理法行。泰亨以書論田不實役不均之病。累數千言。列郡所行。一如其言。復以漕事至京師。詣都堂獻書萬言。條陳漕運之弊。當更張者十事。執政得書移行省。用其七。何其行事一一如君也。且又皆徐氏而誌之者。又皆黃氏。亦一奇也。娶潘氏。賦性淡泊。歸君二十餘年。未嘗一服華綺。先君卒。繼田氏。後君卒。君年六十四。卒於康熙壬子十一月一日。子來復、轅、玨皆諸生。蚤卒。轅、縉諸生。轅紳、壻李湘、王學尹諸生。陳時宜、孫明樂、明射、明書、明孝、爾強、明禮、明藝、明數、明友、孫女三人。銘曰。

珠在淵而水折。玉在山而石潤。君子之在鄉。齒腐朽以利刃。松耶柏耶。尙以利其後胤。

洪僊毛君墓誌銘

君諱雷龍。字二爲。別號洪僊。鄞之西關人。少善屬文。長游庠序。鼎革以後。絕意進取。以山水詩酒自娛。水旱穀價。亦時寄歌謠。以見欣戚。鄉里爭忿。得君一言。卽釋然如故。年七十餘。猶苦吟不自休。如有逋責。疾病謝絕醫藥。遺命勿作浮屠事。賦詩一首而瞑。有翠筠詩十卷。君家貧不屑治生。角巾深衣。所居隙地。纔

丈許。遮門修竹數十竿。終日吟嘯其下。不異山中也。余嘗造之。君以爲其子之師。爲具雞黍。取其案上之詩。洛誦數篇。竹聲摩戛。風味優長。古之言詩者。不出賦比興三者。詩傳多析言之。其實如庖中五味。烹飪得宜。欲舉一味以名之。不可得也。後之爲詩者。寫情則偏於賦。咏物則偏於比。玩景則偏於興。而詩之味亦漓矣。下此則有賦而無興比。顧鹵莽於情者之所爲也。君詩亦未免偏於賦。則以一室寤歌。師友講究之功淺。卽有佳句。亦無有位貌者。以爲之名。亦可惜也。然觀當世詩家。纔能斷句分章。卽爭唐爭宋。情性理義之具。譁爲訟媒。以視君高吟長嘯。筆硯爾汝。以自適其清苦。此真詩之情也。他又何論哉。子文強銘曰。

缺

工部郎中皇封禮科都給事中姜公夫人錢氏祔葬墓誌銘

夫人姓錢氏。山陰人也。祖某官某。伯父象坤。相烈皇帝。父應期。萬歷庚子舉人。母徐氏。夫人憑積厚之祉。體柔嘉之姿。旣笄。歸於工部公天樞。工部爲太僕寺卿。子羔之曾孫。光祿寺卿鏡之孫。禮部尙書逢元之子。兩姓氏族冠冕。內外姻黨。皆華宗淑喆。夫人上事兩姑。無不得其歡心。休惕之儀。表於宗門。工部學古入官。夫人不以榮華隨任。留事其姑。恪勤婦禮。以正家節。舅姑相繼棄世。自帷堂至於遺奠。哀敬有加。捐環佩以襄其事。諸叔在位而已。外家凋落。蒸嘗無主。夫人再爲立後。重興門戶。夫人之大者如此。桃夭以逮下。遺秉以惠人。無庸件繫也。令子京兆希輶。孝愛之德。聞於天下。板輿所至。讌喜相從。旬朔獻壽。子孫

成列。歲時稱慶。組佩盈門。一時士族以爲榮羨。丁巳秋。京兆徵尹奉天。君命嚴程。庭幃萬里。時夫人七十有八矣。桑榆日暮。寸草減暉。京兆之在關外。每當夜半。轉側不寐。涕零如雨。而夫人几杖幽閒。眠食如故。逮京兆假歸。迎門笑語。睽隔逾時。一旦聚集。若有天相之者。子產之中道心痛。曾參之精感萬里。古今之相去何遠。又二年而夫人方卒。則康熙辛酉十月二十一日也。距生萬歷庚子五月二十三日。享年八十二。明年四月十一日。祔葬工部之塋。於六峯雞頭山原。夫人之封恭人。從夫之貴也。改封孺人。從子之貴也。嘗觀李本甯弇州夫人之誌。貴盛當時無比。而夫人不得有一日之歡。陶石梁喃喃錄言。吾越商太夫人奉養之盛。繁祉元福。近世鮮有。然亦是遭際之適然。不足以爲異。顧京兆爲時名臣。楷模士林。而芝草玉樹。琳琅階下。豈可與夫人同日而語哉。義不佞。與京兆爲執友。聆夫人之美最熟。京兆托爲譏述。故不敢辭。其子姓見之工部誌者。此不重述。銘曰。

高門之祥。降於錢氏。相門之慶。鍾於女子。工部之配。京兆之母。閨門作範。藤城不朽。

錢忠介公傳 丁巳

錢忠介公肅樂。字希聲。別號虞孫。浙之鄞人也。祖若賡。隆慶辛未進士。知臨江府。臨江三子。長靖忠。舉萬歷戊午鄉試。次益忠。瑞安縣學訓導。次敬忠。己未進士。知甯國府。公瑞安之子也。母楊氏。繼母傅氏。公登崇禎癸丑進士第。是時場屋之文。雖宗大家。而無所根柢。獨公沈湛於大全。以歐曾之法出之。故一時號爲名家。授太倉知州。二張負人倫之鑒。吏於其邑者。瑕疵立見。公下車未幾。二張交口讚誦。公每謂人曰。

我若得罪天地。當令子孫斬絕。自揣歸家。量口炊米。裁身置屋。書生門戶。如斯而已。遷刑部員外郎。丁瑞安憂。浙東議降附。公大會縉紳士子於城隍廟。痛哭數陳。建立□旂。鄙夫恐爲禍階者。陰致書定帥王之仁。謂滄滄說訛。起自一二庸妄書生。須以公之兵威脅之。方可無事。庸妄書生者。指公而言也。已而定帥至寧。陳兵教場。亦受公約。出鄙夫之書。洛誦壇上。鄙夫戟手欲奪之。定帥色變。公令之任餉而止。畫江之守。公分訊瓜。瀝陸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尋陞右副都御史。上言國有九亡。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賢人蜚遞。不肖攘臂。一也。憲臣劉宗周之死。關係宗社。密章太宰。朝典未備。二也。外戚張國俊。權傾中外。共指神叢。三也。臺省直諫。發言盈廷。無傷羣枉。四也。朝章令甲。委諸草莽。五也。狎邪小人。借推戴以呈身。關茸下流。冒舉義而入幕。六也。楚藩江干開詔。息同姓之爭。李長祥面加斥辱。七也。咫尺江波。烽烟不息。而越城哀衣博帶。滿目太平。譙笑漏舟之中。回翔焚棟之下。八也。所與托國者。強半宏光故臣。鴟鳥怪聲。東徙尤惡。飛蛾滅燭。至死不改。九也。民爲根本。七月雨水。廬舍漂沒。以水死。西成失望。以饑死。執干戈以衛社稷。以戰死。文武衙門。絳標寸紙。一日數至。以供應死。越人衣食。取辦於舟楫。調發既多。民皆沈舟。束手以無藝死。比戶困於誅求。此營未去。彼營又來。以財死。富室輸財。亦以義動之。非有罪也。而動加撈掠。牢囚以刑死。大兵所過。沿門供億。怒罵及於婦女。以辱死。甲獻乙之貨。丙報丁之怨。百毒齊起。以憂恐死。今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鎮之一吸。將來合藩鎮之兵馬。不能衛小民之一髮。恐以髮死。十也。若不圖變計。不知所稅駕矣。戶部主事邵之詹。畫地分餉。以紹興八邑。各有□師。專供本郡。寧波專給王藩。公言

臣師二千。旣無分地。理須散遣。但臣自舉義而來。大恥未雪。終不敢歸安廬墓。散兵之日。單丁入伍。濟則君之靈也。不濟以死繼之。浙師旣潰。汎海入閩。思文授以原官。閩亦尋破。隱於福州之化南。魯王航海至閩。從亡者。文臣熊汝霖、孫延齡、武臣建國鄭彩、平□周崔芝、閩安周瑞、蕩湖阮進、汝霖爲東閣大學士。建國署兵部尙書事。公朝見建國。舉以自代。王謂諸臣曰。江上之師。不能成功。病在不歸於一。公請以建國爲元戎。諸鎮皆受其節制。則兵出於一矣。又言兵貴精鍊。然鍊兵非旦夕事也。今命建國挑選敢死善戰之士。不論某營某營。另爲一軍。自今一切封拜掛印。暫行停止。懸金印於此。令曰。有能將建國挑選之兵。先鋒破敵。不論守把等官。卽以印佩之。議者曰。不然。各藩以私錢養其私兵。孰肯令其挑之以去。公言無已。則改前法。今自建國以下六大營。每營挑選敢死善戰之士。另爲六軍。懸金印六於此。令曰。有能將本營挑選之士破敵者。不論守把等官。各以印佩之。王以爲然。自是之後。兵威頗振。王之初入閩也。次中左所。中左所者。賜姓所營之地也。賜姓不肯奉王。以丁亥歲爲隆武三年。故王改次長垣。建國自以其軍。連破郡邑。賜姓不與焉。是年十月。公擬詔頒明年魯三年戊子大統歷。於是海上遂有二朔。時劉沂春、吳鍾巒皆隱遯不起。公疏薦沂春爲右副都御史。鍾巒爲通政司使。又寓書兩公。時平則高洗耳。世亂則美褰裳。急病讓夷。前哲訓也。司徒女子。猶知君父。東海婦人。尙切報仇。嗟乎。公等忍負斯言。二公翻然就道。而思文遣臣無不出矣。戊子王次閩安鎮。公請立史官。言近者。主上遣使訪求隆武。又議爲宏光發喪。長樂知縣鄭以佳。科臣劾之。主上憫其清苦。又重違言官。姑降級消息之。旋與瀚雪。卽此三事。皆可傳遠。豈以

艱難。遂泯庶績。晉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疏辭者四。面辭者三。王終不聽。與馬思理、劉正亨同入直。當是時。以海水爲金湯。以舟楫爲宮殿。公每日繫河。謁於駕舟之次。票擬章奏。卽於其中接見賓客。票擬封進。牽船別去。匡坐讀書。其所票擬。亦不過上疏乞官。部覆細小之事。大者則建國主之。王亦不得而問也。先是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州將破。其帥涂登華欲降。第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船中國公。公致書。謂將軍獨不聞有宋末年。二王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船中乎。後世卒以□□歸之。而況於不爲宋末者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忠義。則非其人也。以言乎保身。則非其策也。依沸鼎以稱安。巢危林而自得計之左矣。登華遂詣建國降。建國欲使其私人守之。劉相不可。建國反掠其地。公與劉相書。每不直建國。建國聞之恨甚。公固有血疾。至是憂憤。疾動而卒。六月五日也。年四十三。王遣官致祭。贈太保。諡忠介。後六年而閩人葉進晟葬之黃蘗山。舊史曰。自會稽而航海者。孫碩膚、熊雨殷、沈彤庵與公四人。皆相行朝。孫殞於滫洲。沈沈於南日。公與熊皆因鄭彩而死。在昔文謝孤軍。角逐於萬死一生之中。空坑安仁之敗。亦是用兵非其所長。其進止固得自由也。未有一切大臣聽命於武夫之恣睢排募。同此呼吸之死生。而蠢然不得一置可否。如幕客如旅人。閩有平國。浙有方王。海上則建國。賜姓定西。不啻一邱之貉。公與雨殷稍欲有所發舒。朝懷異議。暮入黃壚。忠臣之熱血。不灑於疆場之鐘鼓。日染夫睚眦之干戈。雖由遇此厄會。然推原其故。有明文武過分。書生視戎事如鬼神。將謂別有授受。前此姑置。當其建義之始。兵權在握。諸公皆惶恐推去。不敢自任。武人大君而悔已無及矣。公之從子魯恭欲余次公二十年來。乘桴之

事。若滅若沒。停筆追思。不知流涕之覆面也。

陳令升先生傳

先生諱之問。字令升。別號簡齋。本武烈王高瓊之裔。十五世孫諒。遷海昌趙家橋。依外家陳氏。遂冒其姓。曾祖中漸。贈禮部尙書。祖與相。萬歷丁丑進士。仕至貴州左參政。父元成。太學生。陳氏科甲。冠於兩浙。而先生不以華膺爲意。顧獨好讀書。自六經三史以下。八家之集。唐宋之詩。丹鉛殆遍。高會廣座。有所徵引。長篇累牘。應口吟誦。以架上書覆之。不錯一字。當世文章家。指摘其臧否。咸中要害。聞吳志伊作十國春秋。先生曰。古人著書。以爲法戒。十國人物。乘時盜竊。皆出下中。何容追拾其遺事乎。錢牧齋有學集出。多所改竄。先生訪原本。細書旁註。顧不免於疑論。先生曰。沈約。虞世南之集。後世又何嘗廢之。有問綏寇紀略。流寇志。優劣。先生曰。兩書豈可並論。顧梅村之集。不及紀略遠甚。疑不出於梅村。然舍梅村。又無可與梅村當者。又言侯朝宗。王于一。其文之佳者。尙不能出小說家伎倆。豈足名家。蓋余與先生讀書。每得其緒論如此。先生於書畫古奇器。賞鑒無不精絕。而青鳥素問。龜卜雜術。皆能言其理。嘗見其卜龜。追一亡人。指其兆在某方。已果于某方。獲之。習其伎者。以爲不如也。先生嘗從學於戴山。漳海兩先生。顧未嘗談學。與人言者。不出詩書。然而知學者。莫如先生。先生爲文壽余。以爲學在天地。有宗有翼。宗之者一人。翼之者數十人。所謂後先疏附也。堯舜去人。其間亦邇。禹皋萊朱望散。亦復略舉成文。以例其餘。顏曾既往。董韓未興。孟子以一身任仲尼之學之重。開繼茫茫。有宗無翼。所謂軻死而不得其傳者已。若於無有兩

嘆寓之。蓋孟子之憂患深矣。有宋絕學。既明以後。集成攷亭。門徒甚盛。史不勝書。迄於元明。胤續之際。何其彬彬者歟。許、姚、趙、竇、洛。學行於北。金、吳、虞、許、閩。學彰於南。以逮柳、黃、吳、宋之徒。莫不推究精微。張皇六藝。卒開三百年文明之治。可不謂有宗有翼之極盛者歟。前明學脈。莫盛姚江。翼之者爲江右。爲淮南。爲東越。雖復功咎叢興。末流將剝。然而敝之所生。拯之所始也。剝之寢微。復之寢昌也。吾學蓋未嘗一日而絕也。余攝齊戴山。漳浦兩夫子之堂。兩夫子之學。莫不原本攷亭。追迺濂溪二程。以達於孔孟。而一時門徒。未見有董常、黃榦之儔者。何其寥寥者歟。黃子於戴山門。爲晚出。獨能疏通其微言。證明其大義。推流溯源。以合於先聖不傳之旨。然後戴山之學。如日中。□□□□□文淵綜律歷百家稗乘之言。靡不究心。擬之開物成務。又何不謀而有合也。儒林道學。宋始分途耳。食者如燕與郢之不可合。以孔孟家法裁之。亦曰學而已矣。黃子之學。所謂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固非宋史兩家之所得私。而隻輪孤翼。又豈無前望。旣往後望來者。岌岌然懷兩無有之恐乎。於是而知先生之不談學。憂深慮遠。斯人固未易測也。先生於詩文亦不多作。余勸之曰。以先生之詩文。虎帥以聽。誰敢不從。先生不應。今人胸中無整段書。描寫得歐曾一二曲折。便以作者自命。先生可以作文而不作。彼不可以作文。而覲然作者。不亦可愧乎。余與之同學五年。霜天寒夜。漏已參半。余於臥榻中。聞先生放筆鏗然。率以爲常。先生之力學。寒士中所未見也。顧獨傾心於余。臨沒前一日。猶作書招余。余能忘其把臂之言乎。先生官封左諭德。子皆貴人。有當世鉅公志之。余故不具論。且恐先生之學。爲富貴所掩也。

通議大夫兵部職方司郎中太垣靳公傳

今夫一代之立法。不能無過不及。所藉奉法者。爲之裁量於其間。使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故足以開物成務。此非嵬瑣小儒之所能知也。吾於太垣靳公見之矣。公諱弼。字太垣。先世爲山左之歷城人。明初有名清者。以邊功授百戶。家於遼。以征爾朱山。陷陣力戰而死。遂世襲千戶。中衰失職。然而世爲官戶。曾祖知白。祖月軒。皆贈光祿大夫。考魁吾。官通政使。妣納刺氏。繼傅氏。贈封一品夫人。兄爲大司馬紫垣。公生華胄。而欲以科舉自奮。寒抄暑講。括舊鉤新。與孤寒之士。爭一日尺寸之長。時譽殷然。滿場屋。會八旗罷制科。始以筆帖式起家。擢中書舍人。轉翰林院侍讀。歷督捕四品員外郎。兵部車駕職方二司郎中。凡三遇京察。考功第甲乙。俱舉卓異第一。再奉覃恩。自中憲大夫。晉階通議大夫。以康熙辛酉八月十二日。捐資客。年四十有四。明年葬易州蓮花峯之陽。國家新造。攻城略地。俘累卽爲軍賞。斬刈首馘之餘。汨沒於奴隸單門。或以子母沒入姦人。或以借勢役身。凡此數者。皆輕生亡命。如獸之走墮。於是特設督捕一部以主之。跡捕之法。凡其晝頓暮宿。所過之處。保甲悉皆連坐。故跡者一人。瓜蔓逮繫者。嘗至數十人。主者又不時具獄。此數十人。死者過半。而跡者之罰。不過鞭笞而已。公憫其冤溢。撰末減條例。三上三報。可其所活甯止千萬人乎。公澄潤明澈。案無留牘。侍郎嘗考課。諸司多堆積未經省。視公止有數件。則日內所署也。侍郎以此奇之。他司有逃人。掠民子爲己子者。獄久不決。命公理之。公謂民曰。汝何以證其爲汝子耶。民曰。吾子生而獨賢。衆無知之者。尋召逃人問之。旣爲汝子。亦知汝子之形體有異乎。逃人錯

愕不能對。數年滯獄。取定俄頃。國朝倣府兵之制。畿甸之地。悉圈賜八旗勳戚。各委莊頭督之。平居則廝養坐食租稅。遇征調。則按圈地頃畝。僉甲卒如數。不崇朝而數十萬畢集。赴兵部驗名給行糧。事已。仍赴部驗放歸旗。然充莊頭者。類多巧詐。猜禍之徒。爲能竄圖籍。亂疆界。槃結不可解。其大較也。有屬國內附。應得圈賜。朝議惟遼左餘田。可以贍給。舉公往核之。履畝之際。隱占牢固。莫可端倪。公爲之丈量數則。調欺立見。勸令自實。以免罪戾。不踰月而田數已盈。歸報稱旨。公之剖決大事。往往類此。而迫乎短日。止開迹於一簣。爲可惜也。雖然。逃人圈地。二者爲國家大節目。公能潤色三章。抽薪於烈釜之底。解網於前禽之失。便已歷駕前修。非常舉動矣。元配崔氏。累封淑人。子六。長治揚。陝西鞏昌府同知。次治荆。歙縣知縣。次治青。國學生。次治岐。次治堯。次治邠。女一。適王謨。孫一。孫女一。歙令介子門人孫士璘求傳。余謂逃人疎目。天下並受其福。然未知其出於公也。可不表與。

郁山戴君傳

君姓戴氏。諱時遴。字上子。號郁山。孝廉渤海公季子也。世爲淮上人。少孤。端行拱立。尺寸程準。日讀千字。已記憶。猶摘誦不離口。事母至孝。不以外傳。失燠寒晨昏之節。與伯仲讀書。星抄月纂。筆態橫生。旣而慨然嘆曰。如是足以爲學耶。乃撥去今作。脫換騷雅。欲以力自成家。達於時用。隨補博士弟子員。爲人落落穆穆。未嘗結納。以作聲名。比一申紉素。恩比同生。其死喪緩急。婚嫁有無。皆引爲當身之務。夫有求而後應者。所以待路人也。豈爲吾友而設乎。京口陳虎侯。以進士教授淮郡。君與之爲友。陞刺昆陽。虎侯以老

母幼子相托。君護持甚力。未幾滇亂道梗。而陳母死。君爲之治喪。必誠必信。虎侯返。無毫髮憾。金衛生令四川堂邑。亦托以老母幼子。君亦以待虎侯母子者。待其母子。而衛生之母亦死。君仍爲之殯斂。衛生死於賊。其孤流落。君聞後令將往。致勞百金。謂後令曰。以此資金君之丹旆耳。衛生始得歸葬。君之好義多類此。惜乎其所施者小也。然觀近日當天下之任者。其所爲皆欺人之事也。懸牛頭。賣馬脯。彼進而欺君。此退而信友。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君暮年築室萬□□□著竹樹。徜徉其間。而一以資之爲詩。務爲□□清簡。無俗間鄙腐意。君亦不欲藉之以爲名也。三子曰。曾曰。晟曰。星皆卓犖奇士。君之所施。當自此益遠矣。

書錢美恭尋親事

錢美恭自叙曰。先君諱士驢。字房仲。天啓丁卯舉人。崇禎癸未。授雲南陽宗知縣。時有三子。美恭其季也。年甫八歲。庶母與仲兄之官。美與伯兄侍母留故鄉。未幾兩京淪沒。滇南道梗。伯兄亦亡。戊戌己亥間。滇方內附。美卽欲徒行。老母勿許。癸卯中秋。老母謂美曰。汝卽行。貧兒何以爲萬里計乎。美曰。此不可計。料絕處逢生。未可知也。遂於其月十七日。依同邑范木公。至江西。依山右馬緒南。至廣東。得病幾殆。留廣東者六閱月。依大賈張爾侯。至南甯。瘴氣方惡。留南甯月餘。至廣南又病。土人以草藥治之。轉而爲瘧。扶病行山徑。十步九頓。抵蒙自縣。宿土城旅店。永夜不寐。呻吟悲涕。聲達戶外。有滇人楊姓者。詢其始末。美悉告之。楊曰。是故錢守兒耶。守以考最擢嵩明州。乙未五月二十日卒官。葬臨安府通海縣之南山。在滇復

舉兩子。滇中兵燹頻仍。官民家無不盡於剽掠。君家兄弟僮僕。不知散失何所。美聞此言。五內崩裂。我萬里尋親。冀望生父同還。豈知爲不可追之泉路乎。至通海。詢諸途人。既不知有流寓錢氏。并不知有所謂南山者。傍徨計無復之。有告美者曰。河西縣小街。有下江人儼居。盡往問之。美匍匐其地。亦皆茫然。痛哭於路左。觀者驚訝。皆來問故。有老人聞之曰。我爲闕氏。我兄應乾。乙酉科錢公所取士也。此地有童姓者。君家舊僕。詢之當得其詳。及往。僕適他出。其婦滇人。詰問再三。愕然曰。此豈浙來小主乎。有頃僕歸。不復識。詳語之。乃抱頭哭。叩其始末。與楊姓無異也。僕遣子報仲兄。美與僕謁墓南山。仲兄至。亦不相識矣。哭拜墓下。與仲兄商歸柩之計。相視茫然。次早探庶母幼弟。顏垣敗壁。不勝其慘。闕君亦僅謀朝夕。脫驂之事。有志未逮。時甲辰十一月五日。離家一年餘三月矣。夤緣入幕。僅三月。而所得傭值。又爲土寇掠去。寄跡僧寮者一載。乙巳流寓嵩明之免兒關。丙午丁未戊申三年間。往來宛轉丐貸。乃藉臬司張彥珩督郵趙文叔之力。得以六月四日。設奠祖道。兩弟庶母留滇。仲兄與余東還。九月十五日抵家。往返凡六年。其自叙如此。余於甲午歲。在陳恭愍家。見滇傳奇尋親記者。哀怨動人。董次公指示余曰。此美恭也。其父孝廉官滇中。流落不返。頗似傳奇中事。少年忍而爲此。是無心肝者。豈知美恭萬里之心。卽在數尺紅氍毹上乎。錢牧齋嘗向余。痛瞿臨桂之火化也。取柳子所爲趙襄陽承誌讀之。百越秦秦。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流涕者久之。瞿氏子會錢二千金。而燼其父骸。美恭赤手而歸其父櫬。人之相去。如九牛毛。豈不信哉。吾友錢廉。求記其事。若以趙襄陽例之。卽以此爲錢嵩明誌可也。

施恭愍立後議

按施恭愍兄弟三人長恭愍次翼明次簡如恭愍翼明皆絕簡如四子曰錫曰銘曰鍾曰鎬以常例論之則銘之繼恭愍無容再議而妒銘者謂恭愍嘗有一子名欽未幾而歿翼明之死在欽之前則銘當繼翼明而不當繼恭愍夫古來宗法有大宗有小宗餘子無後者祔祭於宗子之廟故禮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非大宗而立後者古未有也恭愍小宗之宗子也翼明餘子耳原不必繼今一人必求一繼者世俗之謬說也妒銘者又謂恭愍既有子欽則當繼欽而不當繼恭愍銘與欽兄弟行不可繼此又非也朱子曰宗子只得立適雖庶長立不得世子是適若世子死則立世子之親弟亦是次適也今欽者是世子也欽死銘爲次適在所當立若必欲繼欽則朱子何以不言繼世子乎田汝成立後論曰假令身爲繼別之子死矣有母弟存焉卽可以承大宗不必取子於弟以續之而後謂之繼別也身爲繼禰之子死矣有母弟存焉卽可以承小宗不必取子於弟以續之而後謂之繼禰也此又甚明若必欲繼欽則是取子於弟以續之而繼別繼禰也請以王文成襲爵例之王文成襲爵至承勳承勳子先進先進子業昌業昌絕若如妒者之言是必當爲業昌立後何以當時嗣承勳者乃其弟之子先進而未嘗後業昌也今銘之繼恭愍與先進之嗣承勳若合符節矣恭愍之嗣與世俗之繼大不相同聖天子哀憐其忠死追諡與地備諸卹典其表揚之至意但論其親疎不論其世次於親屬之中又只論其賢否不論其長幼昔之君子訪先賢之後而榮寵之如台州上蔡之裔秣陵東橋之廕皆用此法不

可枚舉。今銘也。於恭愍爲最親。在最親之中。惟銘爲諸生。忠愍之後。舍銘其誰屬哉。且恭愍家無四壁。其夫人在時。不飽半菽。旣無家業可承。銘而主其世父之祀。情不容已。昔王承勳之絕也。有同高祖之姪孫。王業洵命之爲繼。其時業洵之兄業浩。現爲大司馬。何求不得。然終不敢以疎屬繼承勳。何物施某。乃欲爲業洵之所不敢爲乎。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夫爲人後者。何至與賁軍亡國等。此蓋爲欲爲人後者言之也。欲爲人後而不父其父。在本生爲逆子。在所後爲貪人。施某無乃欲爲人後乎。曾謂恭愍之廟。不如矍相之圃乎。

姚江春社賦

歲丙寅。余以先忠端公。入祀鄉賢。留城東數日。值賽神之會。舉國狂遊。憶癸未於袁令座上。施忠介言。吾姚禮拜。聚衆至數萬。將有揭竿之變。余云。遊人烏合。非白蓮無爲之比。言猶在耳。忠介已爲千古人物。余龍鍾曳杖。雖繁華過目。而悽愴滿懷。因爲賦之。

原夫祠廟之設。東嶽無兩。固天帝之孫。五岳之長。而怪書僻說。遂以爲收召魂魄。主帥魍魎。伊黔首之無知。唯禍福之是仰。咸歌舞以接神。杳風雲以舛蠻。至姚江之迎賽。尤人情之狂蕩。時當暮春。芳草烟交。桃花紅染。柳心同而未折。鶯乍嬌而猶慊。於是金鼓鏜鏘。旌旛舒捲。節進退以佛號。聲搖屋瓦。別隊伍於懸燈。走及奔犬。焚香則十里之霧。明燭則列星之閃。儼細柳之軍容。恍上林之敷衍。城東五里。有廟巍然。十六之日。四方畢瞻。厥隊維百。一隊數千。蓋十萬之人。於此周旋。紅塵四合。歌吹沸天。則有漂絮村姬。膏梁

纖弱。娣如乎襄王巫。姊妹乎陳思洛。已捐團扇。不施紺幕。臉汰芙蓉。氣澄蘭萼。髮光可鑒。流波似顰。釵則紫玉。槃龍裙則金泥。簇蝶絳繚之聲。若風度壑。平日紅閨深閉。錦車呵導者。至此而遊人下走。不免肩挨而履錯。眞粉黛之如土。目睛爲之銷鑠。爾乃飛鳧競渡。羣龍出戲。五彩陸離。鱗甲鋒利。爭先競捷。濤狂浪厲。隱隱填填。共驚風雨之驟至。虞初故事。院本俗演。改陸從舟。施輪暗轉。孤鶻旦未。樂工不選。乃命稚女充賦。粉子蒙遣。漚珠槿豔。神心繾綣。至若夜以繼晝。素月流天。士女雜沓。燈火連延。暗中環珮。陌上金鈿。而江上神燈。復顯異其間。初明滅于空翠。旋激灑于野田。大炬前導。碎火分傳。若近若遠。若散若聯。聲嗽啾而似語。燄冷冷而無烟。味者以爲神之往來。不知靈氣發洩於山川也。念哲人之在昔兮。以釀亂爲深憂。余答以無庸矣。此不過僮父之春遊。去之四十四年兮。今復見於城陬。悲哲人之箕尾兮。將謂吾何求。亂曰。鄭女芍藥。曹盱婆娑。成風土兮。三春花鳥。千古文章。爲藻黼兮。夜月神絃。空江巫笛。今猶古兮。

